# 睡隱集

二

# 睡隱集卷三

## 請從祀晦齋疏 代湖南儒生作

伏以道之在天下者未嘗亡也不以中夏而有餘不以外國而不足惟係上之人闡明而開發之耳吾東方之爲國不爲不久其間豪傑之士不爲不多而求其以道學爲名格致誠正爲工尊主庇民爲任者絕無而僅有及我朝受命以來治教休明眞儒輩出求其時之近而德業之無疵者則莫如五賢者焉雖此道之不幸斯民之無祿或有隱居獨善而不能免駭機者或有得君行道而不能展盡其所蘊者然其遺

風餘烈徽猷懿範足以師表一世而激厲後生則豈可不表章而尊顯之以爲來學之指南哉不幸將禮之典尚未舉行多士共鬱一國同聲幸而館儒從祀之請出於文廟重修之日我　殿下象賢崇德弘道右文之心又出於近代帝王萬萬則謂宜朝拜疏而夕行之不意章疏之上不再不三而聖批之下愈出愈新至以李彥迪亦參其中李滉過爲推尊爲教雖聖意之責備於賢者必有所在非尋常淺淺之所能窺度其萬一而正言一出播及遠近物情惶惑士氣沮喪則決非昭代之美事矣臣等跡滯遐荒路阻天

門不能急時褁足西上以隨館儒之後仰申竆管之
見稽慢之罪實無所逃而 聖聰未回縟儀不舉疏
箚紛然尚不得要領而退則臣等之各陳所見亦無
遲晩之嫌矣臣等伏見前後疏辭玉堂劄子又伏讀
前後聖批則李彥迪立朝之終始平生之心事蓋已
暴白今不敢以已陳之蒭狗更瀆淸聽而顧從祀之
請尚未蒙兪允則竊恐 殿下之心猶不能十分無
疑於彥迪之心迹玆不得不終始冒籲伏惟 殿下
試留神澄省焉夫以乙巳丙午之禍千古之極變也
二聖繼陟郡兇伺釁執叛逆之名而爲復怨之地雷

霆之下無不摧折羅織之慘烈於猛火而忠順堂八
侍之日彥迪獨正色論列曰人臣之義當專於所事
又曰舉事當顧明不然恐士林多有横罹云則其所
以嬰龍鱗犯忌諱者如是前攻李沆次攻金安老斥
李芑之陰險而謂不可爲相知元衡之凶狠而絶不
與相通則其所以撩蛇虺蹴虎狼者如是以取譏當
世貽笑萬年懇辭勳爵則氷炭之截然不相容如是
卒之關西之竄與乙巳諸人同罪則君子之行不同
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臣等伏
見自古賢者之事是君處危疑者未嘗不屈節調護

誠意懇惻雍容開導冀君覺悟而後已非如一節之
士面折廷爭碎首出血而爲直者又不如自好之人
怒悻悻然見於其面竆日之力而去者故太公召公
不下流言明道程顥不攻新法龜山楊時仕於危朝
朱熹焚章不救趙汝愚當時後世之不以此爲數賢
之疵者良以舍其迹而論其心也況彦迪受知三朝
位極貳公一朝大變宗社如髮而掛冠舍笏高蹈雲
林自爲計則得矣其於夷儉一節之義何如哉卒之
羣凶之勢無可奈何歸省老母三上乞遞則豈彦迪
之本心哉茲乃不得已也若其勤勤懇懇於章劄之

間輔養儲貳聖學時政一綱九目一綱十目之疏十條之啓前後數千萬言直與伊訓說命考亭封事相爲表裏求仁一錄進修八規終作於西塞遠謫之中則其責難陳善脩己事君之死而後已者質古之人而無愧矣 中廟之比之眞德秀者聖人豈爲空言哉嗚呼公論定於百年而在於輿情使彦迪所爲或有一毫未滿於人則雖家置一喙戶饒一舌決不能使之歷世瞻仰願爲師表也今者館學諸生朝廷縉紳以及方外之士不謀同辭汲汲然如申親父兄之冤則其不肯阿私已亞之一臣而厚誣 殿下之四

聰較然矣臣等伏見宋臣朱熹之言曰學則孔孟尚
矣居是邦語其風聲氣習之近則鄉大夫鄉先生之
賢者豈可不知其人盖地之相距也不甚相遠世之
相去也不甚相後其馥行綺言聲容謦咳尚有在人
耳目者思其容貌而起肅敬之心考其言行而激貪
懦之志其視尚友於千古相感於百世者尤爲親切
夫如是則從祀之典亦不可但已也而况數十年來
先正旣沒士習不明倀倀貿貿莫知定向則尊德尚
賢以爲後學之師表豈非今日之急務乎千載休明
時難再得 明主可爲而不爲曰姑待後日不可輕

舉此臣等之所以鬱經長太息者也繭足千里昂首

天門無任激切屛營之至

## 請褒尹軫疏 代長淵儒生作

伏以世皆以死國者爲忠臣爲烈士曾不知死國之中又有高下等級之不同者若夫謀人之國國危則亾之謀人之軍軍敗則死之社稷之臣死於社稷封疆之臣死於封疆則死固常分也其死也可尚而亦不足多尚也其或以一命之賤而懷徇國之忠平時則無食食衣衣而臨難則視死如歸如桂厲不知而死難狼曋見棄而興師是又忠臣烈士之尤者也故

司瞻奉事尹軫漢城人也當壬辰之亂避兵于長城地當時縣監李貴白當時巡察使李廷馣以笠巖山城形勢斗拔高麗臣宋君斐禦蒙古之地也因故址築山城爲中路遮截之地事未訖而李貴見遞廷馣患守令之無可寄山城者啓軫爲山城築城將軫自受任以來日夜在山城程工計庸身操版鍤設砲樓南北門作軍屋數十間貯軍糧若干軍器若干鑿大池三穴皆因李貴之舊而益加綢繆時逮丁酉之秋倭賊陷閑山島軫挈妻子入城中移書旁縣約以死守及南原陷天將跳賊兵彌滿湖南軫之親舊咸謂

軫曰君受命築城不受命守城事已至此君宜早避軫正色曰朝廷築斯城正爲今日地此城乃吾死所而今日乃吾死日團結義兵數百名日夜警守及賊倭自湖西歷至烏合之衆一時星散軫不得已挈妻子出城賊徒卒迫白刃交頸而軫顏色不亂罵不絕口而死軫妻權氏前參議臣權擘之女也義不受汚引佩刀自決賊義而哀之不脫衣服而去嗚呼壬辰丁酉之變吾東方所未有也方岳守令之臣知事之無可奈何咸爲自全之計當閒山之敗南原之陷湖南士民一時西奔咸得保妻子還本土至于今息偃

在床軫以京師之人挈家還京孰云不可而以一身嬰孤墉抗方張不制之虜夫婦同死節義成雙乃萬古忠臣烈士之所未有也軫之事迹表表如此而國家褒贈之典至今未下湖南之人咸以爲恨臣等一邑之人知軫死義之詳者尤以爲恥謹將一封之疏仰徹三清之遠而至今未蒙兪允不得已再塵清聽伏願
殿下無惜一紙之褒錄以樹萬代之風聲不勝幸甚嗚呼旌烈士獎忠臣贈以官爵表厥宅里者何有於已亾之枯骨哉乃所以扶三綱立人紀爲國家倉卒之地也臣等豈敢阿九地之一臣而誣九重

之請聽狀伏願留神澄省焉

呈遼東指揮使文浙江總兵告大朝日朝鮮與倭賊通好全慶地方倭賊雜處傾心相向遼東都御史送指揮使黃姓人偵探列邑耆老呈文於指揮

伏以倭賊之禍小邦前萬世所未嘗有則小邦之於倭賊後萬世不可暫忘也蹂躪我三京丘墟我七道宗廟化爲灰燼寢園至被發掘陵谷變遷鷄犬靡遺則小邦社稷之恥何如也剗剔我父兄係累我子弟丁壯盡於鋒刃嬰兒殲於槊上全門屠戮萬戶朱殷則小邦臣民之痛何如也國恥如是而不能雪私讎如是而無以報幸賴聖天子軫念小邦共怒倭賊

王師濯征兇鋒折衂寡君無國而有國臣民無家而有家者秋毫皆帝力也尊則天地而天地不可誣親則父母而父母不可欺不獨天朝之於小邦以內服一視而小邦之於天朝亦不忍以夷服自外不意今者罔極之讒出於內服聖天子明見萬里之外許多無理之說固不足一二卞數而惟念小邦之素稱小中華者以其能守區區禮義也天朝之字育小邦者亦以其能守區區侯度也歷年二百世受東漸之化傳世十三不懈北拱之誠翦焉傾覆亦惟大邦是控國可以亡民可以殲而猶不忍與倭賊通好況今賴

天之靈得以復舊有十年生聚之計無一朝倒懸之
急而敢欺不違顏之天威忍和不共戴之讎虜萬〻
無是理矣今夫人遇盜賊將殺己而賴父母得免旣
免之後背父母而媚盜賊雖至愚者猶知所擇矣而
況魯仲連戰國之一士耳以暴秦之稱帝爲恥而欲
蹈東海田疇漢末之一男子耳以公孫之未滅爲辱
而不見日月設使小邦君臣忘讎忍恥欲與倭賊通
好而全慶等四道二百餘州縣豈無一士一男子以
雜處爲辱者哉而況小邑自壬辰以來人自爲奮爭
赴義旅家自爲輸以濟天兵而丁酉年秋倭兵水陸

奄至搶殘焚掠靡有子遺寡妻孤子遍滿一境爲人子者皆曰吾與倭賊有父母之讎爲人兄弟者皆曰吾與倭賊有同氣之讎爲人父者皆曰吾子死於倭賊爲人妻者皆曰吾夫死於倭賊莫不痛心疾首飲泣切齒天連赤岸尚羞同戴地隔滄海猶恥共履況以介鱗混我衣裳容其並育並生於聖天子再造之藩邦哉天地日月昭布森列社稷宗廟猶有神靈此而可忍孰不可忍也伏惟指揮大人自小邦被寇以來盡心東土之事今承探問之使不憚栽馳之苦窮海僻邑無不親到人情物態舉垂領略則雜處同住

傾心相向之説不必一一下明矣請勘擧訢狀歸報
天朝衙門不勝幸甚

呈中朝差官文

嗚呼壬辰丁酉之變尚忍言哉上而國家有宗社寢
園之至恥下而臣民有父子骨肉之至痛三京一空
八道俱墟鷄犬無遺草木盡赤方是之時寡君已泣
國矣臣民已無家矣則小邦之於倭賊誠萬世不可
忘之深讎也幸賴　聖天子軫念小邦赫怒倭賊勅
兵部調兵戶部調糧王旅躍征醜奴潮退萬里屯戍
連年暴露卒之使寡君無國而有國臣民無家而有

家則天朝之於小邦誠萬世不可忘之至德也夫其有萬世不可忘之至德故小邦子遺之民皆曰我有嬰孩聖天子肉之我有耇老聖天子存之微天子則吾夫爲倭所戕微天子則吾妻爲倭所縲同心而戴舜齊口而頌堯者人人皆然也夫其有萬世不可忘之深讎故小邦子遺之民皆曰幼而無父倭賊之故老而無子倭賊之故無弟無兄倭賊之故靡室靡家倭賊之故莫不飲泣而切齒皆思食肉而寢皮者人人皆然也夫以萬世而尚不可忘此至德萬世而尚不可忘此深讎解兵以來僅滿十年而罔極之讒出

於意外謂我小邦與倭通好西南地方倭戶雜處聖
天子明見萬里必察小邦之情事而訛言三至恐致
慈母之投杼往年黃指揮來省下國今年兩大人繼
動星軺往來無根之言庶幾自露於原隰之咨諏不
必一一論列也惟念小邦素得小華之稱爲下克忠
畏天保國自前世已然梁武臺城之圍百濟之使望
哭端門明皇天寶之亂高麗之臣遠達西蜀往牒既
已昭載前史以爲美談君臣之義聞之熟矣逆順之
分卞之精矣式至今日皇朝之字小邦倍百前代小
邦之仰皇朝有加麗濟地隔華夷義同父子至今蕃

邦之復舊俱是天子之威德如是而謂天可欺許倭同住則廟社之靈謂之何哉山川鬼神謂之何哉一國臣民謂之何哉三百六十州豈無一人義士百萬億蒼生豈無半箇毒恥而忍令介鱗混我衣裳哉而況小國之在壬辰翦焉傾覆無可往矣宗廟亡矣君臣上下顛沛流離而猶曰有亡而已何忍通好於倭賊父子兄弟翦滅屠戮而猶曰有死而已何忍屈膝於倭賊控于大邦待命於天而已今不待痛而上許倭賊之通好下安倭賊之同住揆之天理則無理揆之人情則非情主辱之謂何而忍爲是哉父死之謂

何而忍爲是哉伏乞正使兩大人將此事情呈徹天
朝衙門不勝幸甚

依禮曹答馬島文 辛丑秋李相國德馨開府嶺南公以相國檄召在營下使方至相國命草答

信使齎至誠款勤備良用感歎上年回報亦已謹悉
但國家之待貴島可謂至矣而貴島之負國家吁亦
甚矣何者祖宗二百年來與貴國世篤隣好視貴島
有同內服使价之來授館如歸府庫之賜未嘗靳費
及足下之身超授二品重秩榮寵備至陪隸携僕[illegible]
沾官祿貴島中一草木一肖翹孰非國家之所涵育

拱而往在己丑年中足下差人來曰關白新立乞遣
使尋盟朝廷惟足下是信遂遣二三重臣遠涉鯨海
息壞在彼口舌未乾而皇華之轡夕返壬辰之師朝
至釜山之破足下爲先鋒京城一路足下爲嚮導旣
入京師又誘行長遠攻平壤三京灰燼七道丘墟孤
恩背德一至於此退屯南徼更爲倡言曰天朝若許
冊封朝鮮若通和好則留駐倭兵一時撤回云 聖
天子廓乾坤之量垂雨露之仁蕩滌瘢痕許日本自
新冊使揚沈奉詔越海我國使臣又從而跟隨足下
教誘諸倭南邊室屋佯示撤毀偵探舟師幸其無備

冊封之使朝還丁酉之師又渡焚掠三路力屈而退
足下屯據南海行長延駐順天甘言依舊蠆毒齊發
屬國之道當若是乎以怨報德亦已勤矣戊戌撤還
之後又不懲艾潛發輕船出沒海面巨濟等處邊民
屢次擄去探問邊備虛實天兵有無而後乃許還歸
使天兵果回而邊備果虛則足下更欲何事欲釋怨
而先設詐左右之爲足下計亦已左矣設使國家不
送通信使天朝不送冊封使則貴國之謀毀我國又
何加於壬辰丁酉也關白之稱兵我國固非貴島所
得阻搪而殘禍我國之事亦未必盡出於貴島此則

誠然矣但前後之言盡歸欺謾將來之事又何足信
足下試思之果無是事耶古今天下強弱何常匈奴
冒頓有控弦四十萬特士馬之強乘中國之弱圍高
帝白登七日而未及百年單于冠帶朝渭上突厥頡
利據沙漠數千里棄香火之情乘新造之唐入渭水
便橋者再而不過十年頡利係頸就下吏漢祖唐宗
能屈於一時而得伸於萬世冒頓頡利取快於目前
而禍起於旋踵前史之所載歷歷可見天地剖判疆
域區別吾與爾非相吞之國一時之憑陵殺戮又何
足以自多也　聖天子軫念小邦赫怒貴國許勝兵

三十萬恨三十年屯戍經理司留駐京師四都督分
居湖嶺禮樂征伐盡出天朝講和與否固非我家所
得擅便也而况貴國之焚掠我國幾至七年孤子寡
妻遍滿國中為人子者皆曰吾與日本有不共戴天
之讎為人兄弟者皆曰吾與日本有不反刃之讎為
人父者皆曰吾子死於日本為人夫者皆曰吾妻陷
於日本豈忍與日本和親萬口同聲衆怒難犯家藏
兵甲人自鍊習有國家者只順民心民心若此則亦未
如之何也已雖然聖人之待人與其將來不追既往
王者之交隣許其善意不責其舊貴國若能誠心願

和貴島若能革面歸服則國家當捐薄物細故盡棄
舊惡前釁釜山通路可如前日也若夫通信使之遣
非得 聖天子分付不可也鄭夢周之行在麗代八
我朝二百餘年惟申叔舟一行而兩國無釁自己丑
至丙申未及十年而通信使再往而兵禍再結則通
信使非惟不當遣盖亦不須遣也橘智正等玆卽回
送耳不宣

李青蓮書院新刱通文

盖嘗聞李文靖澹然無欲王文正儼然不動兼之者
吾青蓮李先生其人也先生早自奮發爲切問近思

之學晩而樹立有利民澤物之志遭遇明時始終一節引君當道懇懇不已好賢樂善休休有容樓臺起無地暮夜孰懷金淸白之可質鬼神形於處士之歌詠文章金擲地風采玉成樓聲谷之聳動耳目播於學士之章句草削勳之文而九地之姦鬼慄序儒先之錄而先賢之潛德發長風峻節緒言餘論足以百世下興起而况於一世乎况於一道乎况於一邑乎如是而廟貌不立風聲未樹其於高山仰景行之義何如哉遠近士大夫指吾南爲類靡其孰能說之竊念康津縣乃先生僑寓地而月出山是先生藏修

所也玆用於縣北山南刱立書院文武不謀同辭士
子咸懷盡力第念先生一國之名卿而斯文之蓍龜
非康津一縣之所得以私則書院之設乃一道公共
之責非一邑之所應獨任也肆敢播告于列邑諸君子
伏願隨多少或米布共成盛事以侈斯文不勝幸甚

佛甲寺重修勸施文

武靈大郡也其山鎭曰毋岳爲衆山之所宗故曰毋
俗人稱之爲佛甲爲佛寺之所宗故曰甲山腰有龍
湫廣數畝其深無底神龍居之興雲致雨故一方之
民賴其利澤焉其陰之谷足容數百家有飛泉一道

自雲窟躍下散布石上淸瑩可鑑重巒疊嶂四面回護眞龍天八部之所衛護洞天福地之一也有巨刹五百餘間僧房七十餘院廊環四百餘桂樓高九十尺法堂可坐百餘人雖楊州之水西宣城之開元蔑以加其壯麗也厥初之經營孰爲而孰傳之其重刱則老僧因法堂改椽時得見其上梁則有大書六字曰貞元元年改造高麗忠烈王朝有王師覺眞自京師至卓錫而居之其弟子數百環寺爲叢林洞口不能容其沒也王爲之立碑李學士達衷應製爲銘斷碑鈌畫至今在人口籍甚環山而邑者羅咸光靈茂珍

長城數州之人士愛其院舍之淸敞水石之峻潔城市之隔遠挾策讀書者日以數十計春弦夏誦洋洋乎盈耳哉出山而拔身科甲有聲王國者接踵藏修之有所有關於學問如是哉玆可與五老峯之白石蓉九江郡之白鹿洞儷美而匹休豈可以佛殿僧舍慢而易之哉若歲大旱有事羣望則太守率文武吏士齋宿於寺親祭于湫凜秋熙春一郡齊會則父老率子姓兄弟讀法於講堂飲射于門樓然則是寺之興廢豈緇流之所獨休戚哉不幸丁酉之變兇焚一過殿堂室房慘矣焦土魚響不起竹色久死池龜出

暘松鶴自廻不獨桑門開士有感而悲者有識之士
亦有禪宮一廢世事堪哀之恨浮屠人法稜謀於大
衆銳意重刱大衆問之曰是寺之興非數十百萬則
不可比丘所有錢糧幾何材力幾何比丘之所以告
諭閭里者將以何道若以西方之緣業則有信者有
不信者比丘將何由法稜曰吾佛者也以佛刱佛寺
舍緣業何以告人然其不信者則吾將以人情告以
人情告則諸老先生必曰是寺也吾童子時所讀書
處其廢也吾戚之其興也吾烏得無情其子弟必曰
是寺也吾先子之所讀書處其廢也吾戚之其興也

吾烏得無情有童子者必曰吾子之出就學也將於是寺吾豈可不爲助力爲童子者必曰吾成童而就學也必於是寺吾豈可不爲助力云爾則其於錢財牛馬布帛衣衾必無所愛矣下於此者吾將以因果諭之使天堂無則已有則助我者其登乎地獄無則已有則不助我者其入乎夫如是則與我同願者豈但十百千人而已哉吾於捌是也何難大衆曰唯唯書之以爲券子

送義玄入頭流序

物以罕見爲貴人情皆然也今夫麒麟之麕身牛尾

固異於走獸而又必在無何之鄉故人皆曰祥麟鳳凰之背文翼禮固異於羣飛而又必在千仞之岡故人皆曰祥鳳豫章之夾日固異於衆木而必生於絶壑故匠石見以爲異材靈芝之煌扈固異於凡卉而或生於齋房故賢愚皆知其瑞草嚮使麒麟可係而羈則與犬羊奚異鳳凰可馴而擾則與鷄鶩何別豫章而與樗櫟同社則匠石豈以爲異靈芝之與蓬蒿爭地則賢愚孰以爲瑞物固然矣而人爲甚倚市門者固無傾城爭資級者固無俊材矣浮屠氏有甚焉佛之道本以寂靜爲務若乃伺候於州牧郡宰之門奔

走於車塵馬足之間而曰我能明心我能見性吾不信也學佛人義玄早從我遊熟觀其爲人辯惠而能言聰明而識機博通經史諸子以及於大藏下筆爲詩雖不甚工而大槩無塵俗氣天所餉者固有以異於人矣而迫於六親時不免出入城市每惜之而不敢以告誡今年秋自佛甲山之餞日菴蹔々來訪曰吾將八方丈山居七佛寺罇而八金剛又轉而入妙香從此將爲濶別請以一言送行余不覺憮然曰汝得之矣人之賢不肖在所自處佛甲亦山也餞日亦寺也而汝不肯處湖南諸山莫奇於月出莫勝於邊

山莫大於瑞石天冠而汝又不屑必欲求方丈之名山七佛之名刹而居之出自幽谷遷于喬木者汝眞是也從此而八金剛又從此而入妙香則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是全身者汝眞是也人之望汝將如優曇鉢華時一見於世間嚮之所謂麒麟鳳凰豫章靈芝不必以罕見爲貴而惟汝爲貴矣惜乎吾雖在世而邈然常有遠逝之志者而不免世累之纏繞如墮膠漆盆中不能自拔者於汝之行健羡至骨聊爲之言

## 陽城李氏族譜序

傳曰一年之計種粟十年之計種木百年之計種德種粟者獲其實種木者獲其材種德者獲其福必然之理也雖然粟既種或傷於水旱或災於螟螣故種而不獲實者有之木既種或孼而殤或拱而夭故種而不獲材者有之茲乃或然之數也有必然之理而無或然之數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孫不在今世則在于來世若持左契交手相符則其惟種德者乎今夫大家世族之赫世冠冕累葉貂蟬門十朱輪家一萬石者世徒見其巍然而企慕之曾不知今日之所獲者乃是昔日之所種也余於陽城之李有感焉陽城

之李自上柱國公有功於中朝顯於麗代其子孫世
爲將相與王氏相終始迄我朝不絶而蔓延徧於四
方直與四代五公之袁八葉三事之蕭桐木之韓槐
樹之王相上下於數千百載之間吁其盛矣抑人皆
謂李氏之興自柱國始不知柱國以前種德者凡幾
世而柱國以後則特收其所種者耳不然則天之雨
露之潤地之培埴之功豈偏於此一家如是耶李氏
之裔居咸豐者有曰德顯有曰晉明學於余皆好德
而文忠信而有立必能弘祖烈世其家而越千里歸
本貫尋其鄉族而取其族譜來請序於余以冠其顚

其有意於成立門戶者可謂勤矣余竟見柱國之後太業有壁上功臣春富嫁女於牧隱子種學安觀察崇孝其孫壻也而吾晉山文良公又贅於安公則余亦陽城之外孫也於族譜不得無情則不敢以蕪拙辭若其世代則譜在功業則國乘在今不復贅焉

送僧印悟求族譜於嶺南序

族之有譜久矣而譜之不可無則前人之述備矣吾東方人物之藪嶺南爲最嶺之中晉爲最晉之產三大家爲最三大家之姓吾姜爲先上而爲名卿巨公下而爲學士大夫者代不乏人濟時若文敬文景死

國若恭穆父子華國若通亭三世國秉昭在吾不贅
焉洪河鬱鬱長源渾渾子姓之散在京鄉者處處爲
鳴珂里及今日衰替不振宗人之布散於鄉村僻巷
者邈不相聞雖分派未遠而卒然相値曾不知爲一
人之所生噫天地虛盈與時消息衰替不振則固是
天數也邈不相聞則又豈可委之天數哉吾宗伯晉
與相公嘗以族譜事囑余余不幸爲棄人雖在世上
而厭厭如九泉下人又無健步不得往來湖嶺間訪
問諸宗常以爲至恨浮屠人印悟吾三從庶弟也以
學佛遊名山遍入嶺南得與諸宗遊今年冬十月訪

我於佛甲里之雲堤月于晦將還頭流余謂之曰汝以空門絶父子久矣今來見我猶不能忘情於本宗也譜之未成抑汝之恥也汝以一瓶一鉢周流大地與行雲飛鳥共相先後盡訪諸宗以成吾願印悟曰諾余遂謄家藏舊譜以授之詳於同姓者重宗統也略於異姓而不全刪去者欲使其子孫知吾姜出也不知其後子孫則空其下者欲令書塡也吾嘗聞民瞻相公與吾師瞻公異派生同一城似無異姓之理汝其問之恭穆公之弟箎壽策三公似無俱無後之理汝其問之宗德公與吾戴愍公親兄弟戚屬未遠而

聞其子孫在尚州汝其問之姜渾相公之文章德
業在人耳目而漫不知其昆雲汝其問之吾嘗聞河
鄭二家與吾家世親而其子孫布滿嶺南必有知吾
宗所在者汝其問之博士公啓庸給事公引文監察
公師聘晋原君昌貫文敬公君寶俱無兄弟竊恐前
人略而不書汝其問之嗚呼人輕者言賤吾以無狀
棄於時譜之出於吾人必賤之而骨肉無相絕之道
吾之無狀固應見絕於世人而不應見絕於吾宗況
吾雖有罪譜何罪焉吾宗中如有漫不省視者汝其
以此書之必得塡空以來汝以佛者之徒求譜於他

吾人或不信汝之爲宗故書此卷末以爲傳信之資
非敢以此爲文也

重修文廟記

萬曆二十年壬辰倭賊犯京師焚三宮社稷宗廟文
廟越明年癸巳天兵收復京師倭賊退屯嶺徼其年
十一月車駕還京師命禮官以權宜奉安廟社主命
國子長貳率太學諸生汎掃文廟舊基奉安文宣王
及顔曾以下從祀羣賢木主于齋室之遺在者以春
秋釋菜以餼廩養諸生一依平時惟聖廟以兵火未
定民力方屈未及重造二十七年戊戌天兵逐湖嶺

餘賊一時過海越明年庚子太學生百餘人移文于八道諸生曰惟文廟未克重修吾輩之恥八道諸生應聲而和曰惟文廟未克重修吾輩之責相與傾囊竭資陸轍水程咸湊于京師棟楹樑桷之用蓋瓦級甓之需不日而集工不勸而善吏不督而勤以某年某月某日始事至于某年某月某日而訖功焉宮廬宏敞神位清密明倫有堂講業有齋庫庖有舍圖書有藏一依舊制無廢前規凡用財若干用工若干皆不待公家一號一令不費公家一錙一石而取足嗚呼異哉蓋嘗論之亂世尚武平世尚文鄙夫之

瞽說也漢高祖纔定黥布而過魯之日先祀孔子漢光武未平隴蜀而宅洛之初首起太學西京之末巨猾滔天而思漢之士一呼而雲合東都之季姦臣致命而草茅危言者折首而不顧國祚之綿歷維持者訖于四百年而董卓曹操之徒環視九鼎而終不敢廢漢自立以此觀之則學校之設不惟治世之急務而抑亦撥亂反正之所宜先也吾道之東者久矣內而成均外而鄉學一依中朝三代之為國家二百餘年養育人材扶植斯文視前代又加什百卒然倭奴之變乘輿播越八道灰燼武夫健將精兵悍卒奔走

竄匿之不暇而章甫之徒所在響應張空拳冒白刃前者死後者繼奔問官守者褁足而不絕給餽軍門者刳心而不恤雖不能攻城破陣陷銳摧堅而賊虜之不敢橫行荐食方岳之衛以號令列邑者皆莫非士子之力玆豈非君臣父子之倫親上死長之志尊王攘夷之義自平日熟口而順耳暢外而溯中一朝有變軀命不足恤倭賊不足畏長槍利劒礮炙火炮不足避哉兇燹纔退瘡痍未起而又相與屈力殫慮合財鳩工重修之盛無讓於太平之舊則三代尚矣兩漢唐宋之間亦嘗有是事否醜奴之懷我好音一不

日可俟而在泮獻馘之功有不足論者矣其或謂教化非國家之急務而經術之士不關於亂世者尚監玆哉年月日記

## 癡軒記

晉王武子有叔父曰湛年四十猶未知名當世目以爲癡而湛晏如也隱居不出常讀周易晉武帝嘗謂武子曰卿家癡叔死未武子曰臣叔不癡山濤以下魏舒以上人自是始知其有隱德也吾丘嫂有兄曰丁君仲化氏自少結髮不出鄉里年過五十益自韜晦鄉人或以爲癡仲化曰甚善名我固當因自號曰

癡翁丁酉之亂世業俱燼距先廬百步許結茅數間名之曰癡癡軒環舍皆竹也遠近之經過者只見千畝之檀欒而不知有人家也屋下有清泉一股湧出於竹根貯數斛爲方池種蓮十餘莖池之四方種菊數百叢蓮以夏菊以秋竹以貫四時而無春花片時之綽綽也家甚貧未嘗無酒性不喜飲未嘗無壺觴良天佳月與妻對酌飲少輒醉踞癡軒歌癡歌曰世上之人兮以我爲癡兮以我爲癡者不知其癡兮吾保吾之癡兮以終吾天年兮陶陶自樂不知年數之不足也嘗以書抵余曰吾以癡不能有爲於世子以黨又

業於時記吾之軒者徵子則不可余於是廢書而嘆
曰菊花之隱逸者而癡翁能養之蓮花之君子也而
癡翁能愛之竹草木之後凋者也而癡翁能植之是
固癡者能之乎以王湛之賢人尚以爲癡况今之時
與武子之時又加遠矣則謂癡翁爲癡者此世之常
事也今癡翁受人之譏己而以癡自處則又王湛之
所無也昔柳子厚謫官永州家于冉溪自以爲愚而
以愚姓冉溪余謂子厚以伊周管葛稱譽王伾王叔
文而致位通顯不幸顚躓甘處於愚則以愚自罔也
今癡翁憤世人之癡頑而隱身不出幸世人之不知

己而樂受癡名則癡翁之智可及也而其癡不可及也癡翁之家多賢父兄而中表又有賢士大夫必有知其不癡如武子之知湛矣余於癡翁有葭莩之好知翁之深者莫如余故因記其軒而遂及其爲人以發潛德云詩曰

癡叔自知癡有味一瓢顏巷臥清時風泉數斛䦨幽事露菊千叢是舊知淨友本無桃李契脩篁共作雪霜朋世人癡黠不相補誰信此翁元不癡

李子顯新築記

吾友李君子顯嘗以書抵余曰吾有一畝之宮百步

之園於距親庭一里許乃余晚年新築也屋上之山名曰滿德取其意氣之端重也屋下之水名曰活人取其灌漑之及物也屋左右長谷嵌然而深廓其有容其名曰花原取其夾岸皆桃花也子盍爲我記之余應之曰諾吾將目擊而爲之他日過之所謂滿德之山者尋常之堆阜也活人之溪者尋常之涓流也花原之洞者尋常之虛牝也又不見其所謂夾岸之桃花也余爲之胡盧曰異哉子之所謂山也水也洞也者止此而已耶抑又於山也水也洞也之外別有所謂滿德活人花原者乎子顯笑而不應余於是改

容而言曰我知之矣觀山者不必於終南泰華觀水者不必於江河淮濟談隱者不必於朗州之武陵只在會心處耳意者吾子之胷中自有丹崖百丈靑壁萬尋穹窿磅礴厚重而特立者乎又有洞庭七百雲夢八九其餘波之所及足以灌百城而注四海者乎世已忘我我已忘世藏聲晦跡鏟采韜光又別有好田地別乾坤秦人之所不能居晉客之所不能到者乎夫如是則子之居無山而有山無水而有水無花原而有花原吾無惑乎爾夫是之謂聞名不如見面相形不如論心者乎子顯曰未也吾何望於是將以

求勉焉耳余曰可也夫人之心操舍不定出入無常故自古在昔先正先師之名精舍齋字者莫不以己所不足而用力者爲號將以顧名而思義也今吾子顧滿德之名而思厚重不拔者顧活人之名而思利民澤物者顧花原之名而思遺世獨立韞櫝待價者以是三者俛焉日有孶孶則今雖不能於前所云者而將來之所成就豈可量哉苟不能然而山自山水自水花原自花原而子顯自爲子顯則吾未如之何也己子顯曰請書之以爲監戒遂爲之記

## 水月亭記

士大夫之進不得有爲於斯世棄位而巷處者必謀明山麗水之濱池館苑囿之樂一以爲淸閑寂寞之娛一以抒憂時戀闕之懷六一翁之於潁上社祁國之於睢陽皆是己前牧使光州鄭侯年五十而棄於時遂求先大夫玉川先生之别業於光陽距先廬十里許而居之選勝爲亭以水月爲名焉余觀夫南方之山巍然高者以千數而白雲爲最奇南方之水可行舟者以十數而蟾江爲最大以白雲之東麓爲屋山而以蟾江之上流置屋下則勝絶有不暇論也而況天下之三神山方丈居其一烟火食人之生世間

聞方丈之名者亦罕矣其於起居飲食早夜相對者何如哉左嶺右湖控引島蠻商船之所走集市賈之所輻湊岳陽朝嵐鶴洞暮烟躑躅成山火雲成峯霜落而千林紅氷寒而長河白千態萬狀畢集於几席之下則此水月之所以選勝也兵火十年文物一空而水月則依舊也世降俗末人心不古而水月則猶前也市道日巧一錢俱擲而水月則無價也棄枯集菀門雀可羅而水月則不遐也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浮光躍金靜影沉璧水得月而益清月得水而益白直與侯之胷采上下

乎同符則此水月之所以得名也余雖不獲登公之亭而幸嘗竊誦公之歌見公之書已得水月之大槩而若公之心則余固知之於是乎書

## 花雪堂記

花雪堂名花異草皆在焉不書重花雪也夫花之發常在豔陽而雪之降常以大冬以豔陽之花當大冬之雪此堂之所以得名也名之者誰錦州朴侯也主之者誰綿城柳子也朴侯以辛亥壬子之冬採箭於三鄉者再而往來過柳子之堂者四其卒也余以過客隨侯而升堂則梅花數條已能白山茶一樹已能

紅山茶爲弟梅花爲兄異色同香交相暎發恍然不知歲之冬冬之閏閏之幾望也侯謂柳子曰子之堂未有名盍命之曰花雪乎柳子請其義侯曰物以希有爲重人以罕見爲貴今夫絳白紅紫於三月之間者凡花衆卉皆能之是何足錫窈然俎豆乎哉唯獨天地閉塞窮陰凝冱青山色瓦浸水成冰萬木欲折積雪一縞于斯時也而二卉者乃能還魂玄冥威武不能屈狂蜂戲蝶不能淫直與雪花之六出者互相發揮則豈非所謂罕見而希有者乎此吾之所以表章而命名也昔晉時陶淵明獨愛菊花者以其傲霜

也花於霜猶足尚而況花於雪者乎唐時王右丞爲袁安臥雪圖添作雪中芭蕉識者以爲活筆夫以畫蕉冒畫雪猶以爲活筆而況以生香冒眞雪者乎余又嘗聞古人之名堂者有曰松雪名軒者有曰蘭雪夫松之得雪蘭之灑雪常事耳堂與軒也未必實有之而猶且假以侈之而況子之堂之實有花之雪者乎柳子曰可矣侯乃命余爲記於是乎書

## 淸夢堂記 主人權曆號而已子

萬曆癸丑僧夏之初余在雲堤別業而己子自龍城來郡衙自郡衙出郭相訪坐久乃曰子見龍城乎方

丈之山西迤爲宿星峙宿星之水流下爲蔘川蔘川
之邊有小山五點而其一曰逑山逑山之下卽吾新
築在焉右蔘川左小溪而溪亦親切旱不竭水不溢
而又多魚可以漁釣余樂之構草堂數間於其上而
名曰淸夢子盍爲我記之余應之曰記則吾豈敢請
問淸夢之義而已子曰吾嘗聞飢人夢飽渴人夢飮
今吾耕田而食未嘗甚飢鑿井而飮未嘗甚渴吾不
至夢飽與飮也官本臭腐故夢棺者得官財本糞土
故夢糞者得財今吾十駟萬鍾已付券外大早貴顯
已非分內吾不夢臭腐也三虛四滿亡不求餘補寒

遮暖々不求華吾不夢糞土也好爭者常夢勃谿好色者常夢娥媌世己忘我我己忘世迎之無心觸之無怒則吾不至夢負勃谿也出自裙屐長於紈綺失脚靑樓曉而知晦則吾不至夢見娥媌也里諺曰晝之所爲夜之所夢心之所思夢之所見吾無所爲日惟灌花採藥弋鳬釣鯉或使箒妾彈東瑟或使稚子讀古書體倦神疲曲肱而寢所夢卽所爲也吾無所思入則思見圖書出則思對浮嵐泠泠者思與耳謀澰澰者思與目謀良天佳月高枕而臥所夢卽所思也待吾之夢於吾堂者未嘗不淸故吾有是名實非

誇詡也余應之曰子之方寸地若是其無累則己與氷壺霽月瑤臺璧府方潔於世界之外子之精魄宜蟬蛻濁穢之中以浮游塵埃之表奚待合眼哉惜乎吾以無狀不出戶庭吾何脩而可以登子之堂與子同夢也遂書其問答之辭以還之

## 三梅堂記

吾族祖仁齋先生著養花錄曲盡花草之性而梅花居其第四數梅之品以橫斜疎瘦爲上而取實規利爲下以臘前着花爲重而冬至前早梅爲非風土之正歷世之養梅者皆以仁齋爲舉主余觀夫今之養

梅者與古之養梅者不同挫其直幹折其長枝長不
得如人施不得滿尺橫斜踈瘦之天日以離矣或計
之太早養之太恩栽以瓦盆置諸暖突灌以溫水熏
以爐火致令着花於冬至前向人誇說邀致好事者
遂以爲交結貴人之資向之所謂規利者非風土之
正者不幸皆有之夫梅之所以見重於人者以其有
枯淡之性寒苦之節陽春不能淫大冬不能移饕風
虐雪不能屈奔蜂浪蝶不能透凜然花卉中特立獨
行者耳今如是其可乎哉使梅而有知亦將愧死之
不暇矣吾鄕友丁君重甫氏卜居于光山之大岾因

先廬也構草堂二間絶蕭灑雜植花卉數十種種三梅以殿羣芳遂以名亭屢索余文以記余未嘗登重甫之堂問所謂三梅者而若重甫之心則吾得以知之旣得主人之心則余於三梅非生客也余聞重甫之堂之壁揭詩若序太半出於不遇之人而又徵記於一世之棄物則重甫之不爲時世粧者擧此可占而其養梅也又順其天地而不盆俾遂其風土之正重甫之於梅花眞得其韻與格者三梅之生得其所哉仍成一絶 玉立亭亭不受埃貞心著逐艷陽開氷霜苦節無人識會有孤山處士來

萬松堂記

渭川千畝竹安邑千樹棗江陵千樹橘其富與千戶
侯等規利者多種之以爲厚生之具成都宜海棠洛
陽宜牧丹廣陵宜芍藥好事者多種之以爲悅目之
資若松則其實不足以厚生其花不足以悅目人或
有愛之者愛之者其必有說乎孔子曰歲寒然後知
松栢之後凋莊生曰受命於天惟松栢獨也正夫以
孔子爲知已而莊生爲舉主則松之冠絕於衆木久
矣而愛松者之非常壻亦明矣秋城李侯以前龜城
府使輿疾南還距先廬數十步因先大夫所買山築
室十餘間以爲終老之計又築別舍於西偏以爲賓

客之所環舍栽松萬餘條望之鬱然卽之蒼然偃者如虯踞者如虎列立者如冠劒大臣竦峭者如章甫介士蓊若屯雲張若羽葆李侯淨掃其根日哦其間欣然若將終身遂扁其堂曰萬松而以書抵余徵記余謂李侯之於松譬諸草木則實同臭味宜其欣慕愛樂之無已也何者李侯退然以一介書生値壬辰倭賊之變憤乘輿之蒙塵牧圉之無扞投筆勤王衝冒矢石出百死得一生以功名自樹立歷典西北重鎭敵國不敢謀諸將服其義則此非歲寒之後凋者耶不幸遇寒疾解印歸來蒔藥自養遂得長桑抱

朴之妙推愛身之心以及人攣腕痿癘日滿其門而
或針石或湯熨無一點倦色頗牧和緩合爲一身恂恂
退讓若不勝衣而考其中忘身徇國之心則確乎有
不可拔者此非受命於天獨也正者乎宜其愛松之
無已種松而自寓也雖然目今疆場無主將啓戎心
聖上拊髀方思將帥之臣余謂李侯當執干戈以衛
邊圉以答上眷不宜偃仰於萬松也余雖不獲登侯
之堂見所謂萬松者而嘉侯之盡心國事於是乎書

## 雲錦亭記

萬曆四十一年之癸丑杞溪俞侯出守靈光郡越明

年而有風災又明年而三時亢旱又明年而旱霜殺稼僉侯發寢食捐俸八謹搵筴多方以救之卒無一人捐瘠者又明年而秋稼大熟耋艾歌詠侯謂吏民曰民既粗安吾事畢矣昔人云氣煩則慮亂視壅則志滯禆諶之所以謀野則獲而郡邑之不可無游觀者用是故也况使命有時沓至客館或不能容別舍之設尤不可已乃相譙門之內蓮塘之北活水泓濕羣冢飲之曰是必有異始命鞏糞壤剃榛翳洄爲方池可數十畝直兩沼之中以立游亭數間不踰月工告訖寒有燠室暖有凉軒前有步櫚後有垂阿左之

右之顧詹越詹紅蕖綠藕互相暎發賓客之來遊者如八蜀錦之肆水仙之宮吏卒之經過者如行曲水之濆鏡湖之傍宜月夜白雲滿鏡宜朝晝紅雲滿目宜急雨晴雹滿耳宜清風生香滿鼻宜置酒碧筒可吸境內之眉厖齒鯢合辭交賀曰吾郡之設不知其幾千年守土之官不知其幾百人車輿卒騎朝過夕視者莫之或顧一朝得之穢墟化爲淸池闤闠化爲堂宇則心目之相越有不知幾驛如是矣抑侯之所處必以蓮爲庭實意者侯之通敏於政事其有得於中通外直耶安靜悃愊不喜遊聲其有得於不蔓不

枝耶處脂膏不能自潤其有得於處汚泥不染耶大
滿垂迫五馬將歸而琴鶴清風將久而不沫則其有
得於香遠益清耶言未已侯舉手止之曰吾政何能
及公言耶若夫色相則吾亦不得以辭焉遂命之曰
雲錦余於侯以民事太守而間見如客遂錄其事留
諸亭壁以附武靈故事

與宋生檣書

孟春猶寒伏惟衰氣力支勝生與足下初無一日之
雅戊戌初夏識面於賊窟伊豫州絶域中逢故國人
雖庸奴下賤尚如兄弟况生於尊府忘年乎况被擄

之人莫不喪心褫魄厭厭如九泉下人惟足下不沮不挫初見我奮臂大言曰吾等俱以禮義之服義不忍爲胡地鬼若不得西歸則聞秀吉好爲微行當袖博浪鐵椎狙擊之不成而死猶不失爲義鬼不然則當作魯仲連耳無狀者之聞此言至今毛髮竪立卽書日錄中曰蹈海之風凜然可挹又嘗有詩曰未試横江筏當持博浪椎盖述足下之言也虎穴中草草作別尚令人景慕者爲此也日者來扉未聞前日忠義之言豈足下儼然在憂服中故爲是耶古今天下孰無一死死於忠義死有餘榮死於非道死有餘責

吾輩被擄於不共戴天之讎虜不以一死報國渡海之日鼎鑊固其所　聖恩如天復置平地上衣食於王土蔭列於平人一飲一啄俱是國家賜杜門修善報答天譴一有不幸尤當仗大節爲臣死忠爲子死孝乃可以少塞前日偷生苟活之罪幸而有子若孫亦得以自立於天地之間區區之心耿耿在玆亦足下曩昔英風義氣之所激也况尊府以父子生離飲恨就没泉下之目想猶未瞑乃足下平生罔極之痛也幸而高堂未傾鶴算未衰宜足下一心奉養寸陰是惜一舉足一發言惟恐爲母夫人之憂乃足下將

來之事業也諺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足下之盡節於色養卽是盡節於國家之日也司馬季主嚴君平爲人作卜筮向人子言則曰孝則得福向人臣言則曰忠則得福馬史以爲依卜筮勸人爲善生獨以爲不然人不忠孝則禍患立至是二人者豈欺人哉傳曰小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君子之愛人也以德故敢忘其不肖而竊效古人之忠告若足下不以爲可則道不同也從此絶矣謹白

答宋生書

夏間適有小出致尊問虛屈爾後無的便闕然久不

報想以爲謝也秋季因山僧略伸報謝來書無此語
定作殷洪喬也玆者專价數舍曲垂勞問感欲何極
玉體違豫江山遼迥一旬强半五內分崩纍臣歸骨
渾是國恩每念庚子生還視鼎鑊爲得所而弛霜流
澤賜酒於內門之外虀之粉之爲百身千身此生餘
年無階仰荅而會此惟幾緣負釁分絕賫僕人臣到
此不如無生天災時變之憂乃古人桼室之慮然新
羅聖代文武王朝我國盛時 世廟成廟朝亦有
甚於此者昔鄭國多災禆竈請禳之子產曰天道遠
人道迩非爾所知也但當盡人道以順天道耳垂諭

親老欲得主母以資奉養者極是極是人道此外更無他事鄙亦爲賢者聞見而有女子者無不高望庸雜之家又非賢對奈何天風之姤於他事則不吉於婚姻則大利賢得吉校可賀但推占一事生亦初以爲可信乃後多見術家書互相矛盾十乖八九始知此物適爲惑之資故盡火其書他人之物則盡已還稱雖欲推之末由也已昔邵子欲以數學教程子程子不受曰惠迪則吉從逆則凶滿則招損謙則受益我但知此而已邵子愧屈近來尢覺程子之言爲至論也若運命之吉凶已定於有生之初但當居正以

受正命而已如生者八世四十年髮有二色從所得者自此可知獨恨丁酉之不以一死報國瓦全到今日也知賢以名家子白面生不幸遭辱於讎虜萬無必死之道願勿以曾經俘虜自棄於禮法之外欲爲孝子亦惟賢欲爲忠臣亦惟賢欲爲名儒大師亦惟賢猶風檣下瀨快馬上道孰禦之者謹露肝膈伏惟裁察前書有詳味來教之示回苦口之毒藥爲利病之良劑非賢能若是乎不勝摧謝茲故盡言幸勿督過月日拜

再答宋生書

承審天寒侍奉吉慶十分忻謝垂諭毁謗日生良用咄嘖至切之人何忍爲此熟觀人世間見面抽心者乃毁我於外者也對面規責者乃救我於外者也尊須知此以接外人顧我於尊乃絶域風霜之舊也前春來訪出於隔世之別故未忍相對獻規後因往復書札倒瀉無餘者乃出於愛尊也若有相外之心何至不憚煩如是今承來示曰忠義滿腹故洋溢及人尊何待人如是之薄也鄙以食祿之人不以一死報國而欲以忠義勉人宜其取譏於高明也然吾輩之於丁酉所欠一死耳不死之外更不作惡幸而生還願

忠鄙忠孰能禦之傳曰怯夫慕義何所不至如我乃怯夫之慕義者也六韜有儥將俘卒願立節以掩前恥者如我乃俘卒之願掩前恥者也要之死日乃明此心耳鄙人之於高明以天資論則無異壤虫之於黃鵠然顧我涉世已久備嘗辛甘通古今識成敗自謂如燭照數十今春竊覵高明之所存者似不縝密而和平明爽之氣似少肅殺憤世之心似多竊恐不良者窺尋如是則或有相賣而謀陷者是以屢告以不知止幸留恕照

與李生思孝書

若熟侍奉加重朝夕相對毎不相厭況別經時我勞如何居處之不便能敗人至樂而過庭問詩禮在君則得計也前見君呈尊丈書自馬村八之籍篋中來今始送還直見愛甚故然耳但書中之意頗異於吾所聞者中庸曰溫故而知新故之不溫而徑欲知新則新者不為吾有而故者已無矣王制曰樂正崇四術立四教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豈不以禮有登降上下之節樂有詠歌舞蹈之事非祁寒盛暑時所習故必以寒熱適中時若詩書則涵濡諷詠於靜坐中不至為寒暑所觸故冬夏而教之耶尊丈之

令君日誦一紙於赤日中未甚失計豈君之靈臺或有浮熱乘時熱一時用事故有所不堪耶呵呵若夫行道濟世致君活人之方固不可捨典謨訓誥而爲也若種學績文拔身科甲之術亦不可捨詩書易春秋而更求他逕也世之論文者於唐數韓柳於宋數老蘇韓不云乎上窺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然後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柳亦有言本之於春秋本之於易本之於詩本之於書然後乃曰參之穀梁參之太史參之孟子參之離騷老蘇亦

先六經而後孟韓之渾醇遷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投之所向無不如意經學之士尚之矣爲文章業科目者舍六經何先若今之尋章摘句抽靑媲白蹈襲前人翰墨畦逕剽竊先進殘膏賸馥僥倖取科第而不能自出機杼者壯夫之所不忍爲其得也雖得之而君子不以爲得也況君書中所謂治天下之大經大法乎告爾后之嘉謨嘉猷乎鰥寡孤獨廢疾者其能有養乎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適越而北轅其事愈勤而效愈左矣若孟子浩然之氣點也詠歸之志亦當於六經上得之固非掐擢腎胃者

所能也窮覬高明之所存玩歲愒日優遊伴奐之意多而眞實心地刻苦工夫之意少此事非但害於本領而於舉子之業亦有所損矣雖然畏日鑠膏斗室打頭嚴父兄在前而三盤五誥在案前君之苦定有所不可堪矣燈光可親近隔一箇月姑徐徐待初凉亦是好自活也嗚呼世遠人亾經殘教弛鄉無善俗世乏良材從我遊者亦多後來之秀而間或時魚多骨金橘太酸天下事固難得如人意也風力之壯健罕如吾秀才疇昔相從未嘗不有咄咄逼人之歎況今蘭砌只有新得朝夕之望閔閔如嬰兒之望長貧

家之望歟也惟君圖之孔子曰自吾之得師也前有輝後有光自吾之得由也惡聲不入於耳夫以孔子之聖而惟以輝光爲幸惡聲爲嫌而况於東路乎予曰有奔奏君也予曰有疏附君也予曰有先後君也予曰有禦侮君也四者之責惟君圖之君言猶或見而旁及我諸尊丈我亦諸丈中一人也故畢露之無隱惟君之察

## 答崔丕承綝祖書

專使問短夭殷勤甚備感荷至意無以稱量化者視如腐菌以朝夕爲年固不足傷念然老親掌握中物

遽爾如許渰猶未乾而一家之人驚猶未定是用介

介耳下教學規忠厚惻怛之意藹然於言意之表雖

使戾夫讀之必將銷釋其暴戾難使之氣況在首善

之地者乎回將精書遍告相知使之奉以周旋不敢

失墜耳然鄙意則不若自公門大書特書如下帖之

樣分付校中使之掛壁學宮墮窳之習稍改然後乃

可言鄉約矣病在皮膚針石之所及也病在腠理湯

熨之所到也若在膏之上肓之下則針石奈何然盡

心而行之至誠而動之則或有見效矣餘萬當再慁

三思以陳愚計如鄙者豈足以言道哉只爲吾丈至

誠下叩耳不宣

答邊子餘書 慶當倫斁之時約同棲遁而來 亂果相繼即世此其絶筆也

聞兄竄閟聲光故舊親戚亦不得見面且喜而且哀之久矣老子平生心初豈欲爲此寂寞耶鄙亦以兄心爲心迨不得一席談討每思之使人鬱結意外得奉一紙不啻十部從事紫霞之勝得窺一班況有主人夢魂先往待得山高月小時欲酬勝債但恐世緣又來相絆也餘容蘿薜追隨丁巳九月十八

上朴太守書

旱熱近甚伏惟政履何如區區慕用不解夢寐中郎

見順天校奴狀謂民爲順天教授者郡文學雖曰散官而於民得之則華衙也況前被釁穢之中俎豆衣冠之末竊計寒谷之生春無非明府之拂拭爲之權謝罔知報塞但俘擄餘生不敢當皐比之席而因聞國言以民差除爲不可使無物議尚難冒赴人言至此民雖無恥决不敢抗顔於首善之地況民之私情實有難動者則不但此行而已也何者凡人之情孰欲陷身於不測之虜哉而一經患難萬事瓦裂衆目睢盱皆厭劉輿之膩以此益欲秘迹巖藪侶魚鳥友麋鹿以盡餘喘縉紳之東西行過是鄉者或以故情

相招不敢偃蹇自便爲招不來麾不去之人因此強動忝廁衣冠勢也非心也平居望外遭齒舌不少有時出門惡聲或至猶不敢怨天尤人而自恨賦命之奇薄一死之不早也嗚呼人或有讀書萬卷而不得一名者或有僅得一名而不沾一命者其下有爲品官校生者又其下有爲農工商者民本樸兩布衣冒忝進士及第前所得尚書郎已是福過災生今夫深居簡出猶且不免受侮一行作吏戴烏帽腰烏角身紅黑公服與官人列坐公廨則十手十目必相指視牽引笑侮動必齒冷民雖頹靡性實狷狹外雖甘受而

中有不可堪者凡此曲折恩之𤅢熟故榮進一事夢
魂不到惟念渡海之日視鼎鑊爲歸而 聖恩如天
復置平地上衣食於王土齒列於平人粉身碎首無
階仰答齒豁頭童只祝堯舜而已顧念民之災眚實
非自作而春秋許人改過綱目予人徙義華元爲宋
將敗軍被擄於鄭而歸則春秋書其來歸孟達以新
城降魏復歸於蜀而死則綱目錄其死節民雖無狀
實非賣國偷降者萬死之餘一息猶在則忠臣烈士
之遺躅或可希冀而一世之人不可家到戶列擧目
天地間文士之被擄生還者惟有此身則未嘗不憮

然自驚曰人言當矣吾罪極矣王法寬矣一死尚餘他又何言哉嗚呼悠悠天地間長不過爲六七十年客耳况民雖在世上而厭厭如九泉下人尤覺瓦全不知玉碎輪回之說萬一不虛則惟願速死早得他生若今生則無復望矣噫區區而自言不知者未嘗不厭聞惟明府素垂矜閔故箇箇覶縷底裏盡露萬一不知民者謂民爲徘徊顧後希覬高遷則竊恐坐孤此心也昔徐孺子終身不應諸公徵辟而及聞其喪輒以綿酒越千里夫以孺子之高猶尚如此况民之極陋叨承大人之收拾其懷私感德者固不

## 詩話

作詩非難註詩爲難作文非難評文爲難評文有三病可言而不言謂之吶口可止而不止謂之添足而貌形容有目者俱見而吾復爲之點額謂之贅疣外皮相而得神情者自古爲難矣註詩有三難世之相後地之相距當時事迹後人難悉故得其事爲難筝郭師己與不可傳者死矣今之所存惟紙墨之糟粕故得其情爲難古人於詩文遺言下字各有其體故得其體爲難遙聞叔孫子已致魯諸生廟堂新掃舊

巢痕范石湖猶不能知而放翁之所以不敢注坡也余見唐劉言史過春秋峽詩不知何樹幽崖裏臘月開花似北人三體詩註以似爲送春秋峽邈在嶺外北人過之其零丁牢落之狀正似臘月之花訓送則全無意味矣國朝佔畢齋彙集靑丘風雅而間間自註崔猊山瀣謫長沙詩三年竄逐病相仍一室生涯轉似僧雲滿四山人不到海濤聲裏坐挑燈佔畢訓海濤爲松濤余見長沙古縣正在西海上潮水出入於蕪城之下所謂海濤正是海潮也詩家之註莫深於三體國朝文章莫高於佔畢而猶不免三韓之病

詩文果可易言乎哉

## 牛戒

自余爲農夫未嘗畜一牛每春月耕稼東西借於隣隣人皆怨乞貸之已甚而余以口腹累人爲耻乙卯不稔米價騰踊乃以租爲米買得一牸牛丙辰春夏頗有食不足之歎而心事則淸寧也至月初三日岑浦佃人運豆至家牛夜半嚙斷鼻索上階偸食極其欲乃止越三日腸裂而死余嘗恨婢僕惰窳蕩秣失時恐牛之饑而死孰知其飽而死也牛無知固不足責而人爲萬物之靈或有飽死之患詩曰受祿不讓至

于己斯公傳曰嬰兒之病在於過飽吁其戒也已遂
書之以自戒

## 瘤戒

呂宋東海中小國也地偏而水又湍駃故人多瘻瘤某甲頷上生瘤幾如甕盎抑首不能起其妻子羞而逐之寢息山間者數日夜半山鬼擊鼓羣譟自遠而近甲不勝其怖應節起舞示若無懼者然山鬼吐舌相顧曰異哉不意空山中有此良朋之可與娛者因擊鼓不已甲亦舞不已天欲明鬼謂甲曰我鬼非人日出不可留來夜當復來公亦能復來耶甲曰諾鬼

二問甲三諾鬼猶不信曰人情難保請取公瘤以爲質
遂析取瘤去甲喜幸走倒至家則全人矣妻子改觀
隣里聳傳某乙額又有瘤幾如某甲之大聞甲之失
瘤蹣跚往問之甲悉告之故喜甚直造中所寄息地
而脅之夜半山鬼果擊鼓讙叫而至乙豫起亂舞一
如某甲之爲山鬼至喜曰有信哉相與盡懽而罷遂
謂乙曰恐公失信故取瘤爲信公旣能來可還公瘤
遂取甲瘤安之乙額以去對峙如雙冢乙大慟曰一
瘤之不堪而況兩瘤耶遂自經於溝瀆死日東僧舜
首座爲余談是事余以俘擄生還見棄於昭世余又

與世相忘久而不知身之曾忝一命也所親或勸之
曰君之絕意於榮進譬如黃門之絕意於旁室盍且
求之以洒廢棄之恥乎余應之曰藉令求之誰卽與
之前恥之未洒而竊恐更得後恥此與某乙欲去一
瘤而更得雙瘤何異勸者太息而去

倡義使金公行狀 代林子中作

公姓金諱千鎰字士重自號健齋高麗侍中就礪十四代孫也世居全羅道之昌平縣自公考娶于羅州仍居之公遂爲羅人曾祖諱順炯祖諱潤孫皆不仕考諱彥琛弱冠舉進士有名早卒妣陽城李氏迪順副尉職之女也以嘉靖丁酉之正月庚寅生公生甫已而妣見背七月而考又逝外祖母某氏受而養之年十六七猶未出就一朝惕然悟曰吾年已壯而內無父兄外無師友吾何以爲人哉吾聞一齋李先生方以道

訓後進吾當往從之將行外祖母愍其遠離曰此地亦有好師何必一齋爲公曰經師易人師難吾所以捨近而就彼也願祖母之無念也旣至一齋嘉其資稟穎悟立志剛實奬掖特加焉初授小學旣又授大學公忻然服膺善繼其志寢不觧軆居必正坐以居敬爲大而窮理爲貴門下諸弟子皆自以爲不如返于鄉鄉之老師宿儒莫不翕然敬重以外祖母有慈育之恩故平居奉養如己所生甘毳無遠不致其沒也服喪三年居宿於外哀戚踰節疾恙乘虛公之平生多病自祖母喪始以養不逮親爲終天之痛於享

祀極其誠敬庖廚不離左右祭物必親檢視別以小方冊書祭儀令內外男女居常肄習故將事之時公正立凝神不出一言而執事者不失尺度朔望必齋薦每朝必參謁雖祁寒盛暑大風雨不廢出入必拜或値經宿地則焚香告辭反則必面諱日則素衣冠食饘粥如初喪燕居獨坐常如奉祭祀應賓客雖妻子未嘗見其少懈口不言人過嘗書左右銘曰好論人非陰禍必胎喜揚人惡顯殃必來所讀書期於自得稍有未瑩必就正於有道豁然貫通而後已河西金先生嘗叩之重加敬服曰實得之士吾於南中始

見此人眉巖柳先生一見亦曰義理事物體認明白眞益友也德行日章華聞益大縉紳之西南行過錦州者或不之公府而造門者德萬曆元年癸酉聖上旁求遺逸而得六人公其一也命授參上職除軍器寺主簿尋拜龍安縣監公感 恩命始起莅民三年大有聲績四年正月陞拜江原道都事未幾呈病歸是年冬又拜慶尚道都事未滿遭一齋喪棄官奔哭六年春特授司憲府持平謝辭訖因上疏陳時務大要以養育人材爲治道之本自上嘉納後侍經帷適講春秋進言曰春秋君臣在私慾膠漆益々

故亂亾相繼此人主之所當鑑戒者也講畢又進曰臣等將韓景祿事論列已久而 兪音尚閟者直緣戚里故耳 殿下旣已骫法殉私則大小臣僚必有甚焉者私欲日勝而公道日消則春秋亂亾之禍卽在今日矣又有 聖量不恢自廣狹人等語甚剴切剴者縮頸思𤲅朴相國淳退謂人曰金某草野之士而一入榻前䌓止雍容言論鯁直其中所在果不誣矣後數日引疾還鄉大臣惜其去授任實縣監剗弊洗瘼一境頌德 朝廷擢用賢守長公首被其選陞守淳昌郡其治如任實又陞潭陽府其治如淳昌

時以天旱求言公應旨上疏極陳時弊大要以北胡殘破廢源府朝廷發六道輕罪以上徙塞下將有土崩之患其目有五又言晉州玉井一族刷還事聞見駭慘以至明聖學以正士習重宰相以尊朝廷擇守令以固邦本等語無不切中時病自 上深加獎諭十四年丁亥湖南有倭警公雖家居慨然憤將帥策應之乖方歎 朝家賞罰之混施上疏極言其弊因及朝廷朋黨之禍疏八 答曰予聞爾名久矣今見忠讜之言良用嘉焉下該司回 啓令本道諭之十七年己丑除漢城府庶尹時有逆賊之變輿疾謝

恩因上章極論 朝廷積失人心致逆豎敢生滔天
之計 上大嘉奬諭曰頃見上疏既嘉其直今又上章
尤見忠款大變之出無非不德之致也爾勿退去在
朝從仕隨事盡忠可也俄拜軍資監正時逆獄多
濫公慮邦本動搖又上疏徽諷時 上怒方震留中
不下將退有水原府使之命水原距京師纔百里都
中士大夫及 王子田庄多在境內貧下之民獨賢
於征賦習熟見聞以爲當然公到任上訖進吏民知狀
曰使我爲豪右守田舍則可若以王官守王土則賦
役不可不均豈可較一身之利害而不解倒懸之民

乎一切行之謗言四起遂以臺劾歸二十年壬辰倭
奴舉國入寇破嶺南踰鳥嶺不旬日直擣畿甸列營
諸將望風奔潰無敢嬰其鋒者公聞 大駕蒙塵
都城失守號痛幾絶因曰目今紀綱已紊人心已離
雖有良將亦無可奈何然救 君父之急豈暇論勢
之難易乃馳書於前府使高敬命前牧使朴光玉前
正郎鄭諶前郡守崔慶會告以擧義之事志士之不
謀而同者宋濟民梁山龍山璹林懽李光宙徐廷厚
等投袂而集時五月十六日也於是招集鄉父老子
弟大會于公館公中坐垂涕曰國事至此吾輩何以

苟活藉令欲生理無獨全但早晚事耳與其竄死於溝壑不猶愈於討賊而死乎四座皆曰唯公或願輸軍糧或助戰馬或願代丁壯不日而至者三百器械亦粗完公部署約束曰夫草必去根擒賊先擒王宜先卷甲西上直討在京之賊衆皆曰諾公久患腰疼起居須人一家親屬合辭更諫公皆不聽六月初三日登壇歃血禡而登道公忻然語左右曰今日帶劒而出如籠鳥得脫吾病洒然去體矣時當盛熱從者進日傘公却之曰 乘輿暴露臣子何心用此物乎令軍中曰古之善用兵者雖入敵境不犯秋毫况吾

兵以義爲名而行我國地方豈可暴掠居民犯者當
斬軍中肅然無敢取民一瓜者沿道感悅爭以壼漿
器械迎馬首中道聞三道之師潰于龍仁散卒終夜
有聲見公麾下單弱曰十萬之兵一朝潰散數百之
卒將欲何爲軍中頗憂懼公按轡回諭曰吾軍義兵
也非官軍比汝等若不肯從何可强驅但此賊不滅
則雖登山入海萬無生理況主辱臣死汝等孰非二
百年養育之生靈乎苟懷死心轉有生道一軍皆泣
曰敢不效死遂無一卒逃還者官軍之潰退者比比
投屬行至湖西有卒數千時自漢以南無一寨屯兵

地巷無居人室如懸磬及公軍過民心始定自巖藪稍稍來集州縣之官賴以爲守至公州趙重峯憲亦欲起義見公商議而去將渡錦江或有以孤軍深入後無應援爲虞者公灑泣先登曰我非以此軍必能廓淸強寇也所以直前不顧者欲使官軍有所激發而興起也我不先登孰爲後繼於是遠斥堠整部伍直抵水原設柵於府城五里許府使崔濂始出迎勞公曾有遺愛於水原募義來附者日以百計軍聲大震賊不敢近義勝者謀立夫豈偶然哉公募壯士分四隊迭出嘗倭獻馘無虛日又襲金嶺賊賊狃於常

勝騰凌打髀輕蔑我軍我軍奮擊追斬十五級幷獲
賊刀槍甲冑戰馬無算公以西路阻絶邈然不聞
兩宮安否泣血陳疏付慕士郭賢梁山璹從間道達
于 行在又草檄文布告黃海平安江原咸鏡等道
全羅兵使崔遠領兵馬二萬在中道公馳使招之崔
軍沿檄來住禿城爲聲勢未幾托以勤王撤軍西上
京畿巡察使權徵又移文水原府曰官軍之投附義
陣者一一囚治自是衆心疑阻軍聲頓挫公撥向安山
賊衆四面窺覦公欲冒死決戰將佐皆曰我軍無援
而賊來益衆輕戰必敗此軍敗則國事去矣江華府

四面天塹貫一國之咽喉兩京之要津引移駐西通
國脉南引漕運北收故都人心可也況陸戰易潰水
戰易利修葺舟艦進戰退守乃今日萬全計古之所
謂上岸擊賊洗足八舡者惟此地爲然又聞三江避
亂舡多聚江都可令幕士一人開諭收募公然其計
使從事林懽賫帖先往通諭公自安山向金浦至仁
川重林驛將止宿公曰此地四散恐賊兵乘夜竊發
下令促食而行黎明賊衆果來圍抱知我軍已去曰
是何神也自金浦轉向通津縣監李壽俊親迎境
上勞犒甚勤是時 大駕駐驛義州 東宮撫軍伊

川 東宮聞公擧義至近畿特選勇士一人賜手筆
奬諭曰予叨權攝之命俾贊恢復之策自惟凉薄恐
忝承當遠離 大駕今已千里只西望涕泣而已今
已國事十去八九日夜惟望勤王之兵而久無聲息方
懷悶迫之際今聞諸君倡義興兵已迫京城云此必
天地祖宗默佑而然也 宗社存亡惟諸君戮力之
如何活國救民樹大勳公在通津祗受率將士
跪讀聞於軍中再拜痛哭一軍皆雨泣郎令募士
沈秀峨俱陳起義顚末 報命於伊川從事林懽果
得大小舡舶數百隻水手五百餘人回報公家多畀

江華府使尹湛自海中出來公與兵使崔遠約束沿
江列柵大修舟艦軍勢復振士氣百倍義聲所及在
在團結俱以義爲號　東朝又遣宣傳官朴承宗賜
書褒諭拜公中樞府僉知兼守防禦使且頒印信
牛酒犒軍軍士踊躍爭奮郭賢等回自　行朝朝廷
拜公掌隸院判決事又降倡義使之號因賜　教書
其略曰板蕩識忱臣匹夫奮忠義之氣盤錯別利器
四方望廓清之期雖以分內之當爲實予意外之深
幸云云惟爾折衝尊俎服膺詩書未有義而後君惟
所在致死願爲鬼而殺賊勢不與俱生云云顧惟慊

慨激礪之發不待勸勉程督而爲然莫爲之先孰能
爲之後故茲同聲之相應由爾義氣之一形致瘦人
竭其力而一乃心使武夫鬪其口而奪之氣甲兵糧
餉所當郡縣爲是資簞食壺漿豈無父老之相候云
云幸與同志之士勉成不世之功祖逖淸中原適當
機會於今日李晟迎車駕因俾專美於古人臨危爾
莫愛身有功予何吝賞節制號令當與都元帥相濟
可否兵糧器械惟意取用云云又 親敎郭賢等王
語丁寧曰歸語爾將盡心戮力掃淸舊都俾予更見
華山漢水公聞即痛哭又率將士跪讀 敎書布告

朝廷德意又再拜慟哭管下士卒及避亂大小人民莫不感激嗚咽自是之後 兩朝命令始自關西東達于江華自江華轉達於湖西南及嶺南國脉賴以流通公疊受 兩朝恩命奮然益以恢復爲己任常謂欲復京城必先收拾人心人心旣回則賊虜當自退是時京城士民之避亂者太半還入都城與賊雜處及投誠處倭陣爲賊嚮導擧不知有國家公募敢死人潛入城中或以檄文開陳大義或以諺書曉告利害脇從者多首鼠不至公再三招諭城中人乘夜潛出自首於軍門者相繼公慰撫甚勤曰汝輩從賊

豈汝本心特畏死強服以偷朝夕之命是固可愍不可罪也皆感激退去城中未出者皆曰我輩爰一死自投虎口雖欲歸順倒以黨倭繩之故姑在釜鼎中耳若蒙寬宥誰憚不歸爭錄姓名獻于軍門或先以父母妻子送質留身乞爲內應其餘斬馘效誠者獻軍器軍資者輸衣服布帛者惟恐或後公秩秩錄啓以輸其勞內應之軍無慮三萬擇其中有智謀膂力者爲內應別將抄精銳留帶取所納衣服布帛以授將士之無衣者戰陣所獲印以予其人新舊皆感悅譯官之習倭語者多爲賊腹心公以禍福聳示皆[illegible]

欵請爲中詞賊中食息動輒飛報兩都人自拔來者
日以千數而以過江爲艱公命將差舡於修幕昇天
府等處留待卽渡江都一區士女四集幕連山野肩
摩道路市肆之盛宛若一都城矣公又謂欲討京賊
必先自近者始出兵日哨沿江諸賊屯化藏濂之戰
崔遠軍先走金浦之役秋義兵後期我軍先登物故
過當而賊亦歛兵不得恣意焚掠陽川金浦之賊接
踵宵遁公又與全羅兵使崔遠秋義使禹性傳京畿
水使李蘋忠淸水使邊良俊相議領舟師四百餘艘
鼓譟于楊花渡揭榜數秀吉罪惡以挑城中賊賊終

不敢出夜乘屋晝閉城戒嚴自守公募壯士八城中
與內應軍暗射誘斬殺賊無算備邊司不察賊勢之
強弱事機之遲速移文督公出戰又得　旨若曰
江華非進取之地斯速下陸公方病聞　命震悚即
抄精卒數百使從事林櫶領赴全羅巡察使權慄陣
合勢進取又上疏陳形勢略曰臣之入據孤島非欲
擁兵自衛也初自南來提鄉兵不滿半千而列邑動
輒矛盾譏訶盡為賊藪唯江華一區扼山海之險控
內外之衝北通漢京西接松都古人所謂據賊上流
扼吭而拊背者也故依險負固欲如諸葛之劒閣捨

[illegible]不絶欲如許何之關中嬰城伺釁欲如田單之卽墨据江制敵扼如乙支之薩水四者之勢俱集於此臣之留屯固非淺淺計而事與心違大勳未集臣之罪責固不可逭而至於控引二湖宣達兩西使流通四集生靈按堵國家之元氣亦已壯矣僕之趙充國身履金城然後圖上方略唐之哥舒翰迫於嚴命撫膺出關敗不旋踵兵家之事固難遙度亦不可遙制在島諸陣一朝撤出則上流失險其勢必散人心向背間不容髮向日附賊之民又安知不附賊如初栽臣自唱倡義號以來恐托付不效中夜思量耿耿

達曙況荷展轉昕夕待盡雖不能驅馳戎馬之間而
分兵捕伐殆無虛日臣豈敢偷安縮坐恬然無所爲
哉若徑自撤出而至於潰散則海島孤魂有不足恤
而負國之罪目將不瞑臨書涕泣不知所云是時倭
譯朱繼康朴大彬等飛報曰賊將有平朝允者貪婪
寶玉將欲掘康泰二陵以及諸陵百般開諭力不能
止公優送錦緞銀兩於二譯以惕倭求且述家禮五
禮儀以驗我國 山陵有制不殉寶玉朝允乃止公
即馳 啓 朝廷優賞繼康等有差公嘗在病在軍
踰年病日沉痼而至誠徹天神守愈堅[illegible]

於口有同夢中譫語自念一朝澌盡恐不能暴露所
懷於 君父乃薰沐上疏其畧曰同心則大事可辦
異意則小事難濟方今三都淪沒萬姓魚肉正君臣
上下合力同心嘗膽枕戈上曰何以討賊復讎大夫
曰何以討賊復讎士庶人曰何以討賊復讎凡諸食
土茹毛在我國壤地者只以討賊復讎爲心擧國之
人合爲一心人之斬馘若己有之彼之謀猷此亦由
之以此一心之人擊彼游魂之賊則一勇先登萬物
作氣同心之利夫豈少哉今則不然官軍之令義兵
不從義兵之功官軍不恍此欲赴鬪則甲者憚於繼

揆彼欲興師則乙者厭於合勢人各有心令出多門
列陣雖多而尚稽全勝者此也古人有言曰同舟則
胡越同心此謂同病相憐不暇相猜也今時之危甚
於乘舟而同國之人豈云胡越哉大槩我國風氣偷
薄人心不和喜乖惡合傾軋成風因招土崩之患竟
輸魚人之手腹心受病則四肢之禍延固其所也朝著
不靖則羣情之睽乖亦其勢也百隷怠官萬目側視
雖得將如頗牧士如張陳聚甲如貔貅以此携離之
人難犯方張之賊況如今日之孤弱哉平勃之誅諸
呂人曰將相調和則士豫附相如之與廉頗亦曰先

國家之急而後私讎諸葛亮之出師亦曰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自古危亂之時未有不和協而能濟功者也亦未有挾私憾而不僨事者也近日之弊未可盡擧撮其中大端三弊則職任之數遞獻馘之不褒節制之多門耳從軍之兵少而出令之官多爭欲主盟不肯相下此出一令而彼擾之彼出一令而此擾之軍民眩然莫適所從比如一奴三主十年九牧以此擧其同心討賊不亦左乎伏願殿下廓包荒之德收渙散之人恆懷共天之義益堅臥薪之誓勿以勢弱而自沮勿以苟安而退縮念玆

討賊釋玆討賊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上意若此則必有甚焉之羣下典吏者無他意而思盡其得人典兵者無他意而思盡其練卒典谷者無他意而思盡其調度其餘大小百執事莫不刻礪思盡其見任之任而無他意誠心不弛若弓張弦而至於節制之官唯擇一將遠邇官軍大小義兵咸聚號令彼此相應首尾相援則恢復之功庶幾可望矣身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伏惟 殿下留神焉備邊司 啓曰金某疏內之辭無非救時之切務而出於忠憤之所激也其中所謂上下同心以討賊

心者正中今日之病而 朝廷時方致意刻勵不遑
他念者也至於職任之數適獻馘之不褒號令之多
門則果有此等之弊遂令有司察而施之十分善處
何如自 上命允二十一年正月六日天將李提督
如松克復西京進攻東都將合攻京城賊公令善畫
者摹京都形勢道路險夷及大小賊營之狀付幕士
任鏻往呈提督軍前提督大加奬嘆嚮導芻粟之役
飛芻輓粟之事一責於公及諸義兵天兵見軍人章
標曰所謂倡義標者何多而竭力盡誠如是耶京賊
探都民盡屬義陣度天兵進攻則內外必相合勢憤

甚殺都民幾盡積屍所在如山燒城內人家及三江火經旬不滅時正月十四日也搶殘之餘出城投公者猶且數萬人人羸谷出喁喁望哺公差慕士一人掌賑救事散軍需數百包或粥或食全活無數賊退後遺民入城者皆無甔石資發舡米千餘包散給前後活民命數十萬至今都民言及倡義使則莫不流涕公與忠清水使丁傑京畿水使李蘋領舟師進次楊花渡築壘於仙遊峯出水軍截鸎梁分陸兵衝沙峴俘斬之獻于天將者相繼天將歎曰倡義倡義名不虛得京賊自度勢窮日遣使乞和於天將天將[illegible]擊

况惟敬周弘謨等招賊平行長議和公憤惋不勝㬎
文於二遊擊極陳可許如反側難信答曰天朝大計非
小邦所知且移牌日勑捕倭奴者重究不貸公不聽
捕賊如故周弘謨於是遣官拏公及京畿巡察使成泳
盤詰公正色而對曰我國臣民誓世不可忘此賊況
子弟之失其父兄者人自為讎將官何能一一禁斷
辭氣激烈不撓周以婉辭慰遣之臨海順和兩
王子被擄在京城以諺書抵公適天將吳指揮宗道
在座請以文字解示公令幕士翻解曰和事已完賊朝
暮出城未死頑喘永辭故國雖欲復見天日得乎

願得砒霜自絶於舊京則魂魄猶有所托矣公見
文並涕曰和議固不可俺持此書往謁 提督以定追擊
之策煩公整旅以待公喜甚遣幕士李榮老呈文於
李提督極陳和議之失提督不爲動接伴使李相國
德馨見公文曰諸將皆如倡義使之忠懇庶回天將
之意矣及倭賊出城公又呈文於天將反覆以縱敵
貽患爲言而提督之意牢不可破公入城率幕下
直詣 宗廟遺墟慟哭再拜而退有 旨命公追擊
公方病聞 命卽起曰吾得死所矣時部曲爲諸軍
門所移奪幾盡收合數百人南下賊陣彌滿嶺濱每將

有窺湖南之計都元帥及諸將皆左次公獨謂湖南乃國家根本晉州爲湖南保障啓于 朝請以死守晉州以捍湖南備邊司回啓曰金千鎰死守晉城之計出於憂國之誠極爲嘉獎回諭之 旨中道未達六月十四日公入守晉州州有守倅二員而詗賊必至已有移家之計城池器械甚疎略所恃者唯矗石一面臨江而已公與慶尚兵使崔慶會忠淸兵使黃進復讎大將高從厚義兵將張潤等同盟分守曰此城一面受敵又無逃潰之路眞背水陣也十九日全羅兵使宣居怡義兵將洪季男等領兵來過公邀與

同守皆曰賊衆我寡不如退避出城去一十一日賊之遊奕已至城東選精騎出擊斬首十餘級二十二日午賊衆大至先據左右山環城結陣樹柵累石彌漫原濕步卒持火炮騎兵舞劒雜直突城門中軍吳永念等射賊先登者無不應弦而倒公令諸陣先賊未來撤城外人家入城及是明火城上二堞一炬自昏達曙賊來輒射賊不敢近二十三日黎明賊編竹爲甲排板爲楯中設炮穴直攻隔臺射手出輒放炮我軍殊死戰湯火矢石一時俱下賊爛壓死者不可勝計而番休更進夜攻益急二十四日平明賊督四人

會于城東山上有若計事者公召聚諸炮手開五穴一時發勝字筒中第二座者仆地賊以小輿擔去日午大舉薄城我軍又擊却之二十五日賊於東門曲城外築土山起屋俯瞰城中鐵丸雨下城中多死傷公令諸軍對築土山黃公進親負土石士卒莫不盡力須臾與賊土山齊放玄字筒中賊山屋屋破賊多死公以外援不至遣漢譯沈連環偕士兵告急於天將又請救於都元帥諸陣卒無一人至者公素病濕不能行步乘小輿巡城日夜不輟親持粥糜分饋士卒莫不感激致死二十六日賊添生兵急攻城

東南以書投城中曰大明且降爾敢拒我乎若不速降明日當屠滅又使我國童子至門外呼曰朝鮮人朝鮮人受倭書去爾不速降倭終不去賊又以書約矢射城中曰聞城中有二大將取其戴笠出擲城上則吾當退去公令左右答曰賊奴賊奴勿爲無益之戰勿出無益之言吾有好機謀又有殊死軍天兵又驅官義兵不日來援汝不速去好是送死是時倭大酋秀吉怒諸倭之出京城下嶺徼自倭京親至其國之肥前州遣其陸奥州之大將政宗者督諸倭將期陷名都大城以刷其恥故賊兵死者過半而酋亦

公遣牙兵成大乞援于 朝路梗還入城城舊爲霖
雨所壞而新築自被圍無日不雨二十八日雨下如
霔客土融液善崩城中隨機捍禦黃進忻然俯城曰
今日之戰賊死幾千餘一賊在積屍中放炮中黃公
面即仆義兵將張潤行城又中丸死二公身長八尺
勇力絕倫城中倚以爲重至是相繼死士卒奪氣是
夜雨不止賊夜戰不息二十九日平明四面諸賊俱
聚城東南賊魁植金色圓扇指麾衆倭齊進吹唇擊
鼓喊聲動天地戴楯板冒竹楯前者仆後者繼鱗次
蟻附無或退一步城中木石火藥丸矢俱竭徒以竹

木衝刺射臺狹窄階梯稀疎守堞死者未即踐更而
曲城已頹隔臺已倒賊將乘勝登城我軍大亂失次
中軍將吳永㑹別將池得龍俱守信地死公方在客
館忽一賊踰墻突入軍官張天綱以杖擊其頭顱應
手粉碎公執弓劒登矗石樓以射賊左右皆蒼黃分
散惟公子象乾從事官梁山璹記室李榮老軍官曹
仁浩張天綱李成哲崔德男牙兵鄭繼仁金得金鵬
等守公不去仁浩等泣曰主將何以爲之公答曰我
死决於起事之日今亦晩矣但汝等棄家從我辛苦
二年而至此可憐仍起北面再拜訖解所佩弓劒先

投於水抱兒乾自投深潭從者或溺或散事聞　上

震悼致祭啓曰金千鎰倡義首擧二載勤勞其功甚

鉅而今又以節死爲先褒贈以聳觀聽　教曰可遂

贈崇政大夫議政府左贊成兼判義禁府事贈典最

優於諸死事者　賜祭文有曰毓德丘園名動京闕東

帛或亡糜以好爵旣爲忠臣又生孝子父忠子孝死

有耿光徽卿一家誰植綱常　東朝賜祭文有曰父

死於國子死於親下門父子異世同倫先公墓前有

一株松直上十數丈枝葉蟠結童童若車盖狀公卒

之日松又枯死亦一異事也公次子象坤奔喪赴晉

州賊退之翌日入城求公屍十餘日不得見襪帽壓在矗石階石間舉石抽出則內裹七言長詩十七韻乃公贈沈惟敬排和議之作也字字忠憤筆畫嚴重如平時象坤招魂歸取公平生所落齒髮爪牙略備葬儀瘞于州南榮山艮坐坤向之原公之先墓所在也天朝指揮使吳公宗道家丁賚銀二兩備物致祭于晉州其文曰凡人之在天地間有死而猶生者有生而猶死者生而猶死者滔滔焉天下皆是也若夫死而猶生者吾於倡義金將軍而有感焉夫將軍當海寇猖逞君居草莽一國八路幾無堅城惟將軍獨能斬不

奮臂一呼豪傑應響得仗義之士千餘人相與屯守
漢江之滸誓不與賊共死生而將軍之名烜赫中外
不佞迺於王事之暇而揖之一識荊焉即惓惓若故知
也時倭奴方以貢請將軍輒扼腕不平每欲滅此而後
朝食其志其功雖不售而將軍之名由之益振也故倭
奴常私計以宋卓方今之事武穆不死和議不成金
將軍不死貢約不决而倭之朝夕持籌者唯必以殺將
軍爲事及其以散亾餘卒守晉州適崔君慶會亦在
焉而崔君尤倭奴夙昔之所忌憚者也由是倭奴以
重兵壓之圍幾數重鳥雀不能度必欲得二公而後

己斯時也不佞受命來戍全羅因途間淋雨止宿竹山倏忽間大風震雹揚沙拔木若促予行之狀不佞乃冒雨前進信宿抵南原而飛報晉州以矢盡食竭城陷若干日矣將軍父子及崔君皆罵賊而亡不佞始悟竹山之淋乃將軍父子之淚而大風震雹者其將軍父子不平之氣耶於戲將軍何淚爲將軍之名千載不朽矣將軍其不死也夫視之謀國不臧而致君父之蒙塵擁兵不救而使城邑之灰爐乃靦然面目而薦紳其衣冠者雖生曷若將軍之死耶嗚呼胡天不佑兮父子云亡節義雙成兮植我綱常幽明

隔絶兮夢寐曩壇良朋永別兮貺我一觴後八年庚子吳公統浙營水兵防汎巨濟旋師過晉州愴然曰此乃倡義金公死節地也折銀措具親慟哭以祭其文曰睠玆林總孰無智能至於生死猶覺嬰情惟公英毅所見分明賊鋒南犯倡起義兵衆寡不敵誓不俱生父子全節氣貫靑冥昔曾識面寤寐公靈勖勷東事幸掃鯢鯨逃張闔闢陰護無垠今統浙凱師奏明廷壽江吊義肆奠將恍臨風流淚五內酸辛公靈如在來格來歆李提督如松都督如栢初見公歎曰眞忠義之士也接待盡敬邢軍門玠移牌本國曰金

千鎰趙憲之忠魂毅魄凜然猶在公之名節不愧國人之所瞻仰而爲華人艷慕者如是矣始栗谷李先生每辭要劇公嘗致長書曰士君子一遇君父便有委質之義況今日非之齊之衞之時 聖明在上臣子所當隨事致死而已不可使煩章累疏以決去就栗谷歎曰此言恰好吾當取法他日爲藎臣非此人而誰公之忠義發於天性者如是而先輩眼目之長如是矣後十四年丙午羅州人士議立公廟于州城西五里許月井峯之北牧使兪俠大禎聞而是之命工助役越明年丁未廟成請于 朝朝廷賜額曰旌

烈以閏六月十六日妥靈行祀兩字華衮萬世不刊
嗚呼榮矣哉 公稟質清明植立堅固早無父兄之
提撕而能自奮發行以孝悌爲本原而輔以忠信篤
怙恃之早喪而致孝乎鬼神感祖母之恩育而執喪
如父母其居處必恭其執事必敬公之於爲人可謂
成矣當字牧之寄則以利民澤物爲心任言責之官
則以引君當道爲務朝廷有大段舉措人莫敢言或
有水旱盜賊民受其害則必抗章 天門底裏盡露
或移書當路引經論卞公之於爲下可謂忠矣體若
不勝衣而於職分當爲事毅然自當賁育不能奪言

若不出口而於義理當下處竦立自守儀秦不能撓
公之於爲義可謂勇矣至於一死則乃公餘事也素
定也何足盖公平生哉雖然歷年二百民不知兵變
起倉卒上下匈勸視倭賊如豺虎獠獝鬼王羅刹之
不可犯自公之倡率義旅抗白面張空拳向敵爭死
也而義聲張皇聞者爭奮縉紳之家居者藉嚮而奮
章甫之挾策者裂裳而從官軍恐義兵之居己先
武夫恐文士之奪其功賈勇先登者在在蜂起焉逆
禍滋蔓積失人和四維不張散無友紀變起倉卒萬
目睽睽爲士卒者皆曰將帥猶能鈐束我乎爲皂隷者

皆曰士族猶能尊卑我乎爲奴僕者皆曰主家猶能驅使我乎子不救其父者有之弟不援其兄者有之渙散無統紀何其不胥而爲倭也自公之倡明倫紀徇國忘身也而人始知父子君臣上下之分不可以一日亾亦不可以亂離廢無賴之徒互相規戒不良之人稍知禁戢諸將藉口以威部曲列邑借重以令人民紀律賴以粗立綱常賴以不墜焉

大駕西遷國脉中絶嶺湖消息壅閼於　行朝行朝命令隔塞於嶺湖如人之病痞呼吸不利焦鬲不通自公之通屯江都控引水陸也而下三道州縣始知君父之所

在漕輓之達于 行在者由此使命之通于下道者由此焉三輔遺民去逆就順者公也兩京餓殍開口得哺者公也十世園陵免於發掘者公也卒之以散亾餘卒追驕虜下嶺海以一身嬰孤墉敵瀕至湖相持八晝夜使賊屍如山賊血成溝不幸而不守而鴟張豕突之鋒摧沮消縮不能越湖南數步則中興第一之功舍公其誰哉世或以公之守江都比之薛景仙而死節則薛所未有也以公之守晉州比之張中丞而功烈則張所不及也以公之父子忠孝比之卞城陽而學問則卞之所無也世常說古今人不相

及而我國中華士不相似今公之所成就比古人華士何如哉昔宋朝司馬公之言曰天授之謂才人從而成之之謂義發而著之事業之謂功精敏辨博奉捷趫勇非才也驅市井數千之衆摧胡虜百萬之師戰則不可勝守則不可拔斯可謂之才矣死黨友存孤兒非義也明君臣之大分識天下之大義守死而不變斯可謂之義矣攻城拔邑之衆斬首捕虜之多非功也控扼天下之咽喉蔽全天下之太半使其國家定於己傾存於既亡斯可謂之功矣公之才之義之功正符司馬公之言而不知者之議夫公者以公之

守江都爲避亂噫屬公起義之初湖南一道方爲乾
淨地使公爲避亂計則反而求之自有餘地豈必冒
赤日挈孤軍衝犯矢石暴露二年於孤島中然後乃
可避亂哉以公之死於晉州爲徒殺人命噫築斯城
鑿斯池將使委而去之耶況公不守晉州賊鋒不挫
則湖南五十城之魚肉必有甚於晉城者一道人命
之多必孰如一城之民命試今世之不樂成人之美
求過於無過中者每每如是如公尚不得免況其曖
曖者耶雖然此特論公耳若公之心則只爲分內事
而已成敗利鈍亦置之度外則豈以毁譽動其中哉

公娶同州金氏渭原郡守孝良之女也生二男長曰
象乾嘗請事　東朝東朝授司圃署別坐卽從公死
晉州者也次曰象坤卽葬公齒髮爪甲者也居喪盡
哀以公歿之明年卒一女適進士鄭振溟象乾生一
男三女男曰永宗始冠女適士人林埏早卒餘皆幼
象坤生一女一男女適士人鄭立男曰纘宗未冠某之
居是邦事公者半生而及公首義撰叅軍謀歷水原
至江都無一日不在軍中及公之追虜踰嶺也適
憂負玆在鄉曲晉城之陷不得與公同日死負〻無
可言者公之功在史官節義在人耳目直與秋霜烈

日爭光於數千百載之下則固不待人揄揚而公子
象坤猶懼其久而堙沒嘗狀公平生臨役見付乞圖
不朽某竊念公起義以前則某所知者不如象坤而
起義以後則象坤之所知者又不如某謹與一二友
生之知公者直據所見聞刪添以請于當世立言之
君子伏惟進止

楓巖林公行狀

公姓林諱復字某號楓巖羅州會津縣人羅之林自
麗朝顯判司宰寺事庇生直長永拔永拔生精勇將
軍良幹良幹生護軍朴朴生郎將敦世敦世生坂圖判

書秀秀生行護軍宣宣生卓海南監務卓生鳳軍器
少尹鳳生諱始巢贈通訓大夫軍器寺正始巢生諱
貴椽贈通政大夫戶曹參議貴椽生諱枰贈嘉善大
夫兵曹參判行全羅道兵馬虞候枰生諱鵬　中仁
明廟朝名臣也早擢巍科歷華貫長身岳立班冠
玉筍望之者皆知傑魁人當時謂有文武全才自承
政院左承旨出授慶州府尹兩湖兵馬節度使二品
秩也故三世皆以承旨貴娶咸豊君李宗義之女以
辛巳四月二十七日生公自少器識不凡鄉黨異之及
年十餘歲隨承旨公北學於京師文義早達詞采蔚

如也十八中監試兩事遭罷榜翌年又捷兩事二十
庚子中進士第二十六丙午登春別試文科乙科第
七名對策在人口藉甚權　授承文院副正字例遷至
實正字時宰相謀大用而公年少氣銳以詩酒自任不
設關防當路奸人之甚公者遂以飛語中公貶流平安
道朔州地越三年蒙　恩放歸田里公雅意林壑自此益
無意於人世會津在榮山下流江山之勝甲於湖右
承旨公往來南中爲卜築終老計歲壬子上章乞
骸朝廷惜其去特拜光州牧以華其歸越明年承
旨公卒于官公與弟節度公奉喪歸葬廬墓盡

哀一用古禮服闋猶以孤露爲痛若無所容築一堂扁曰永慕以寓終身之感念焉居家有法內外斬斬奉先以禮誠敬俱到子姪之或不與祭者痛加訶責律身甚嚴居處必恭雖妻妾未嘗見其怠慢內外衆姪幾至十餘人列侍問如雖飲醉未嘗敢喧笑失儀節度公少公六歲官又崇重而事之如嚴父家世不甚貧而平居不問有無賙恤六親無間疎戚貧乏者多待以舉火男女之貧不能昏嫁者家與其需使不失時以及於鄉里莫不通財及公之逝閭巷皆齎咨涕洟曰仁人逝矣閑中以訓誨子弟爲樂節度公之

子正郎悌進士愃縣令懽處士悢或以詩文鳴或以學
行顯皆公奬掖之力也丁卯年間自 上特命叙復
又被論者所沮公聞之不以屑意尤長於武略常以
疆場踈虞有啓戎心之懼甲戌年聞島夷果生釁朝
野皆督公雖廢處江湖未嘗一日忘、君父上疏獻邊
事十餘條 下批嘉奬其中戈舡之制備邊司令各
道水使依樣裝造以備倉卒數十餘年而果有壬辰
之變統制使李舜臣等多以此制勝譬如賈誼請令諸
侯王子弟以次受分地而歷數世主父偃舉行之漢遂
以安果令公用於時展所蘊則其功業之在世者如何

哉公自度不容於世唯以登望之興漁釣之樂自娛
晩學琴數曲以紓憂時戀君之懷居鄉十餘年口不
掛鄉人之非是遠近之知與不知者皆仰之爲鉅人
長德縉紳之經過錦州者莫不造門朴相國淳許提
學曄鄭判書宗榮皆寄聲不絶俛仰居士宋四宰純
烟波居士朴僉知慨多命駕相尋一時名公之題詠
慕堂者無慮數百首安觀察玹有詩曰孝子開堂處
先人舊日臺登臨非好賞思慕不知回雲絶泰山望
風從庭樹來終身無限意衰境定難裁盖詠公之五
十猶慕而金相國命元有句曰安樂持常有浮名謝

倘來盖詠公之循常自得也壬子年間公得一盤松於永慕堂之南盤旋糾結可蔭五六十人公常坐其下嗒然終日晚年因松起精舍命之曰孤松朴觀察民獻銘曰萬松比君子之象多孤松表操節之介特孤松孤松非其人誰能相識朴是文章鉅公片言隻字人以爲輕重則公雖廢退而見推於流輩者如是矣公以丙子四月十八日卒于正寢享年五十有六金公命元時牧羅州聞訃哭臨終始庀喪具是年夏葬于錦城山南佳庄洞西乾坐巽向之原從先塋也公初娶再娶俱無後而早世室而娶進士徐某之

女生二男長曰㦗中庚寅司馬己亥庭試歷銀臺春
官夏官郎時爲茂長縣監公歿時甫七歲科第仕宦
皆不遠公常以爲至痛娶前府使林楨之女生二男
一女次曰㥦娶前牧使朴光玉之女生二男早世㦗
二男一女長曰㻟娶前別坐洪瑞翼之女益城君聖
民之孫也女適故兵曹佐郎李慶流之子穉鵾川君
增之孫也男次曰垓尚幼㥦二男尚幼嗚呼公身長
八尺腰帶數圍儀觀甚偉德宇宏深知公者敬其中
不知公者敬其外天之所以與之者若是其豐而所
以嗇之者若是其甚何哉一斥不復羣飛刺天吁亦

命矣夫雖然公嘗謂人曰吾無罪棄於時吾不做兒子必做及㨾之成立文行忠信世其家諸老先生之及公者皆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云而諸孫皆嶄〻露頭角以此觀之則公之言果驗而林氏之福蓋未艾也沆於㨾異姓爲倫詳聞公世系行事敢忘其無狀而掇其大者爲狀以俟立言之君子焉

## 栗亭尹公行狀

公諱軫字某號栗亭其先坡平人也三國新羅世有名人有諱英贊仕於麗代麗有劇賊訌南原攻殺長吏命將勦捕弗能克英贊受命討誅作以有亨京有亨京

人廟而祀之子孫因家焉自別其族爲南原南原之尹世爲士大夫不絕四代曰諱謙仕國初 世宗文宗朝爲禮部員外與成三問朴彭年等爲友 光廟初棄官絜家步下長城縣長城弟家也兄弟同爨百口無間言禮部生諱思深以文學節行聞隱居不仕思深生諱蘧卒官儀曹佐郎儀曹生諱剛元卒官丞文院判校兼春秋館編修官以直道自立於 中廟朝金安老之當國也撲殺上疏人陳遇遇名士也知舊滿長安畏及禍無一人省視判校公與遇素昧平生獨爲文親祭其屍凡所殯斂反葬之需皆出其家人莫不爲判校縮頸而判校行之沛然也安老既敗而

鄭順朋李芑等繼鑄士林之禍判校自平安都事爪
満入京順朋等請判校設酌誘以甘言曰柳灌等將
不利主上吾等將發其罪子能同事富貴可共判校
公引杯提順朋不揖徑起曰若等包藏禍心屠害忠
賢如社稷何順朋等大駭指判校爲黨灌下義禁府
搒掠備至而判校對獄以直不撓杖配于關東之揚
口縣又竄于湖南之康津縣十餘年順朋等敗乃召
復職判校娶黃澗縣監清河李時榮之女生二男五
女公其季子也嘉靖戊申判校公之謫在揚口也公始
生竄于康津也公甫數歲既暑齔儼如成人河西金

先生一見大異之以遠大期之稍長能自刻勵刮去舉子業專意於切問近思之學判校之起於徒中公隨侍上京在京師未嘗與人遊八則承顏出對方冊湛如也當時名賢鉅公皆折官位輩行願爲交判校公卒廬墓于果川凡祭祀之需下至井臼烹飪亦必身親衰絰三年雖柴毀頓圮不忍片時釋哭墓朝夕雖祁寒暑雨不曾一日廢服吉諸公以公行誼論薦于

朝召拜慶基殿叅奉公初欲固辭大夫人及公伯僉知公以家貧親老強之乃起移授順陵叅奉前後奉香火惟謹再轉而爲繕工監奉事當官勤恪以

身格物同僚敬事下吏畏愛之未轉丁內艱盡哀與禮一依前喪壬辰正月服闋四月倭賊犯京師挈家避賊于江原道判校公之在康津也有族父曰前長淵縣監愛請公侍養故公有別業在長城遂自關東南下因居長城之買山其居鄉敬老慈幼彰善糾惡鄉人始而畏之終而信服之凡有爲於其家及於鄉必曰尹公聞之得無不可於意否莫不量度而後行之遇有勝日即以壺榼相聚飲止酣適而未嘗至於倒冠落佩興至爲詩陶寫性情而亦無意於虫雕篆刻也涼天佳月每讀諸葛亮出師表胡詹菴封事未嘗不

不擊節三復慷慨於悒以篤天倫老而彌至事兄如
事嚴父事伯姊如事慈母以孝妹洪氏婦大夫人之
所鍾愛也撫視大篤公之在長城柳宅在新平相距
七百里問遺不絶歲癸巳湖南巡察使李公廷馪設
道內山城以[illegible]巖形勢斗拔乃古人制敵之地也啓
公董役修築壘壁旣　朝廷又有齋郎之命公以山
城民命之所關也國家之保障也遂應修城之辟程
工計庸悉力殫慮設砲樓立倉庫鑿池六七穴貯軍
糧若干軍器若干積石數十百萬倉卒之用百具俱
足以爲必守之地丁酉秋賊兵已陷閑山湖南士民

荷擔西走井落幾空公之知舊爭謂公曰公受命築
城不受命守城事無可爲者盍去諸公奮然曰　朝
廷築此城正爲今日地賊至而守何較利害吾且與
隣邑謀之因結守令數人約以死守及南原陷天將
逃守令之同盟者又各奉頭自全公不得已出城團
結義兵僅百餘人大賊壓之烏合星散公鬪門遇害
公妻權氏前禮曹叅議習齋權公擘之女也賊徒將
至引佩刀自決賊義而哀之不脫衣服而去公子雲
衢與公之中表弟具德卽日搜得權夫人之屍斂以
常服猶未知公之死生閱十日雲衢與其舅石洲權韠

始得公屍於草莽中顔色勃勃如生嗚呼異哉公之
鄉人有見公之臨死也賊露白刃直前公兀坐受刃
膚不撓目不逃色不變義而談之至今嗚呼壯哉公
禔順而裏方行高而節和勇於義而㥘於利聞人之
善不啻出諸口見人之惡直欲唾其面自致於親喪
孝也已不知而死難忠也已友愛於兄弟德及於一
鄉仁也已公之在世忘年於我而公子雲衢我又忘
年知公之終始者莫吾若故忘其無狀而撥其大者
爲狀以俟立言之君子而圖其不朽公有八子男三
人雲衢其長也方讀古人書以世其家其餘皆蚤死

女五人第三嫁士人李時白其餘皆蚤死公歿時年五十云

## 祖考行狀

公諱五福字元祐其先晉人也有國子博士啓庸佐金方慶征倭幕役還掛冠不仕生殿中內給事引文給事生監察御史師聃御史生晉原府院君昌貴晉原生文敬君寶文敬生四子簪筬籌策皆貴簪爲門下贊成事贊成生五子准伯准仲准順准叔准季皆貴顯准伯入我朝爲東北面都巡問使號通亭生五子宗德進德友德碩德順德皆貴碩德官至和毅

寧諡戴愍號玩易齋玩易生三子希顔希孟希曾
皆顯希孟中丁卯壯元冊錄勳爲翊戴佐理功臣
晉山君官至議政府左贊成諡文良以子肅憲公勳
贈領議政生二子長曰龜孫官至議政府左議政
肅憲公也次曰鶴孫官止掌隷院司評鯛惠文坐謫靈
光郡子孫因家焉生八子二女其二曰享壽年二十
八以尚衣院別提隨舅申政丞用漑朝燕京道卒是
實生公公齔而孤司評畏其不壽不以文墨課率旣
長質直伉慨鄕里皆稱善人娶梁氏耽羅星主之後
也祖曰虞侯約考曰教授碩鼎生七子二女男長曰

克謐生二子源淵淵乙酉司馬次曰克良生三子灝
洪湛洪辛卯武科內贍寺主簿次曰克恭生一子洞
司宰監叅奉次曰克儉生五子海瀞渙沅泳海戊子
司馬沆戊子司馬中甲午廷試泳癸丑司馬次曰克
讓無後次曰克忠生一子浹甲午武科爲興陽縣監
次曰克孝生四子洙泗濂洛洙甲午武科濂癸巳武科
女長適察訪李宏中生三子侹侑偉次適忠順衛李
琚生一子山斗公享年六十二自司評迄公三世位
不顯年又不永悲夫孫沆謹狀

金君晉卿墓誌

流之亾兄故進士君以文章標舉伏一道所與遊皆
四方知名士其一人則珠原金君曾卿亾兄取友不
苟而與君最密鄭大夫仁實嘗守基羅之艅艎縣當
是時湖南號稱多士遷大夫門者以十百數推亰愨
有器局者以君爲首既卒業屢擧於鄉屢屈於省歲
辛卯始中進士第一時流輩多中奇禍或死或廢君
遂絕意榮進婆娑山藪間以詩酒自娛慕天席地凡二
十餘年年六十三以壽終將葬其孤光煒與其弟光
爀謀曰吾先子風流靡不聞然其詳而信者宜莫如
吾先子之友先子之友卒在者進士才有李曰沆能爲

文字業其家是必能道先子平生及其往請銘光爀
於是衰絰杖號哭來叫抗哭而應之曰子來宜也吾
之生也後不及於乃翁之從我兄遊然吾之早年卽
乃翁之中年而中年則乃翁之暮年也故能熟見乃
翁之爲人而飽聞其自爲乃翁與人交終始不貳不
其信矣乎與人言不及人過不其仁矣乎鶉蛙累化
挺然不撓不其勇矣乎麯糵藏身世議不及不其智
矣乎銘如是可以示今而垂後也歟光爀拜手曰唯
唯君蔚山著姓系出新羅有曰德摯顯於麗朝爲
鶴城府院君六代祖密陽府使穩始居于長城其

曾孫生員俊始居于珍原生員生諱應斗官至光州牧
使於君爲祖牧使生諱大亨蔭補啓功郞於君爲考
外祖曰進士蘇巡妻父曰忠順衛殷世仁君有男二
人卽光燁光爀女四人長適士人金餘慶次適忠義
衛姜淳蚤歿季適擧人宋文徵墓在珍原縣北葬
日則君沒之年三月二十八日云銘曰名不達不足
吁君以累黍觀得失壽不長不足傷君以一指視彭
殤熟醉誰身孰若返眞銘以昧詒吾無愧辭

贈右尹宋公碑銘

公諱汝悰字彦蘊其先礪良人也礪良之宋自麗顯

有諱叔文官至政堂文學八代而至諱演孫以中
廟舊學累遷至通政大夫韓山郡守韓山生三子俱
以文行樹立其季諱世珩最貴爲吏曹判書兼同知
經筵判書生諱昌補靑巖道察訪以公征倭勳追贈
嘉善大夫刑曹參判是實生公公生十二喪大夫人
奉先公事繼母撫弟妹以孝友聞長而干思岳立九
尺鄕黨皆曰判書有孫指去俎豆事自力於弧矢累
捷於鄕而累不利歲壬辰倭賊下海長驅擧國莫不
奉頭爲自全計公毅然自奮挺身赴樂安郡守申浩
幕浩素器公悉以郡事委公及浩以左水使李公

舜臣部署討倭于閑山島公未嘗一日不在軍中及
舟師大捷李公欲得獻馘者難其人時大駕蒙塵
三京失守沿路之賊複屯相望奔問官守者輒以
道梗中道還李公聞公素蓄積徇國心檄公授狀啓
公輾轉賊營晝伏夜動九死而待達　行在上司
引見躬問邊上事　賜酒勞問甚備　朝廷皆比之
顔平原之李平也卽除西部主簿自　上傳于吏曹
曰全羅左水使軍官宋汝悰間關跋涉千里遠來至
爲可嘉南方守令中可補有闕處吏曹卽擬除南平
兵曹又　啓曰鹿島前萬戶中丸死當極擇其代宋

汝悰雖已除南平曾立功舜臣管下諳習水戰以此
人代之 傳曰允遂轉鹿島萬戶公到任上訖以船
爲家日討軍實甲午四月 朝廷別設武擧於舟師
以慰水軍將士公中乙科第七名時年四十二矣歲
丁酉李公舜臣以言去元均代爲統制賊以其年七
月陷閑山島舟師盡覆而公船獨完人皆曰神明所
扶持及李公起廢復統舟師收合餘燼繕完未畢而
賊船二百艘已到碧波前洋我船僅十艘而無不冒
勇先登一當百者捷奏公爲上功及李公進駐寶花
島聞興陽之賊四出殺掠以公爲伏兵將給精兵

百餘公銜枚出入引還被擄男女勦殺賊兵無算賊不得樵采遂移順天戊戌七月李公又令公領蒙衝六艘把守水路公卽引發隱泊鹿島前洋賊船十艘乘海霧潛至將爲夜驚計公卽詗知擧帆直進廝殺無遺凱還李公卽褒 啓唐將亦賞銀布甚厚十一月李公大會舟師鏖戰于露梁賊兵大敗海水爲赤中興戰功此爲第一而公功又爲諸將先己亥除丹城縣監庚子特加折衝以酬前勞入京謝恩拜司僕將辛丑出爲臨淄僉使爪滿拜興陽縣監乙巳敗宣武原從功臣錄券追贈先公頃之拜昆陽郡守以事罷

丁未除慶尚右道水軍虞侯在任奔先公喪哀疚成疾己酉八月卒于喪次享年五十七將葬以長子霆慶原從功追贈嘉善大夫漢城府右尹以其年十一月庚辰葬于象頭山辛坐乙向之原公稟性夷粹操心謹厚待人物都削邊幅恤親戚多待而舉火者謙卑巽順始終如一而及至臨陣對敵挺然不撓八年海國大小六十餘戰矢石落左右略不動色奮褊裨提孤舟所立猶如是使其將三軍當一面則其成就豈有量哉公配貞夫人金氏學生友頣之女生四男一女男長曰霆慶中乙亥武科拜黔毛浦萬戶陞主簿

柳謹之女生一女次曰震綱娶守門將柳慶胤之
女生一男次曰震善中壬寅武科拜呂島萬戶
娶學生曺慶賢之女生一男一女次曰震祿娶學生
田翰鳳之女女適鄭德鳳先公以有二男云銘曰仁
者必有勇而勇者不必有仁也爲臣則忠爲子則孝如
其仁生亦不願死亦不動如其勇智將固可尚而福
將勝於智將也知申浩之可以托身知李公之可與
有爲而樂就之不可謂不智也奮白手取金印其生
也樂其死也樂不可謂無福也象頭之麓體魄所藏
萬古風聲一丫石章

睡隱集卷四